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東雅堂昌黎集註 遺文 本傳

詳校官通政使臣夢吉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主事臣陳文樞

謄錄監生臣施華

東雅堂韓昌黎集註

提要

臣等謹案東雅堂韓昌黎集註四十卷不著撰人名氏惟卷末各有東吳徐氏刻梓家塾小印考陳景雲韓集點勘書後曰近代吳中徐氏東雅堂刋韓集用宋末廖瑩中世綵堂本其注采建安魏仲舉五百家

註本為多閒有引他書者僅十之三復刪節朱子單行考異散入各條下皆出瑩中手也瑩中為賈似道館客事見宋史似道傳徐氏刋此本不著其由來殆深鄙瑩中為人故削其名氏併開板年月邪云云今考此本前列重校凡例九條內稱廟諱一條確為宋人之語景雲之說為可信知此本為瑩中註也景雲又自註此文曰東雅堂主人徐時泰萬歷

中進士官工部郎中今考明進士題名碑萬

歷甲戌科有徐時泰長洲人益即其人矣乾

隆四十六年三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重校昌黎集凡例

是集　慶元間魏仲舉刋五百家註引洪興祖樊汝霖孫汝聽韓醇劉崧祝充蔡元定諸家註文洪辨證樊譜註孫韓劉全解祝音義蔡補註未免冗複而方崧卿舉正朱子校本攷異却未附入讀者病之今以朱子校本攷異為主而删取諸家要語附註其下庶讀是書者開卷曉然今舉凡例于左

一朱子攷異凡例見于文集序首並仍其舊

一閣京杭蜀石本異同已見朱子攷異凡例今更加讎校是正頗多覽者當自知之

一註引經子史等事則書于攷異之上釋音則附其下

一小圈下今按云云者並是攷異全文

一註引經子史書傳事為證者則入如集中有關繫時政及公卿拜罷月日更博採新舊史唐登科記附益之

一舊註引某氏云者今做朱子離騷集註例皆刪去惟攷異下有糾方之繆者則存之如復志賦誰無施而有穫所辨之類是也

一先儒議論有關繫者隨所聞見增入如閔己賦固哲人之細事兮東坡顏樂亭記嘗有評議元和聖德詩婉婉弱子赤立傴僂南軒所議之類是也

一正文或有疑字並依攷異文从口如藍田縣丞

廳壁記再進再屈口人之類是也

一皇朝廟諱諸本多易本字如貞元作正元之類非臨文不諱之義徒失古意今例但空本字點畫若唐諱如以丙為景以民為人之類却存古不改

一攷異於正文本字或一字或二字並提起今例如本字在句末即入註脚不復重出句讀中或

一兩字各有攷異並總附於一句之下

昌黎先生集序

朱子云此集今世本多不同惟近歲南安軍所刋方崧卿校定本號為精善别有舉正十卷論其所以去取之意又它本之所無也然其去取多以祥符杭本嘉祐蜀本及李謝所據館閣本為定而尤尊館閣本雖有謬誤往往曲從它本雖善亦弃不録至於舉正則又例多而詞寡覽者或頗不能曉知故今輒因其書更為校定悉考衆本之同異而一以文勢義理及它書之可證驗者決之苟是矣則雖民閒近出小本不敢違有所未安則雖官本古本石本不敢信又各詳著其所以然者以為考異十卷庶幾去取之未善者覽者得以參伍而筆削焉○方云序只云目為昌黎先生集諸本亦多無文字者今从之 後凡从方氏者不復論所不同者乃

著之

門人李漢編

蜀本作朝議郎行尚書屯田員外郎史館修撰上柱國賜緋魚袋李漢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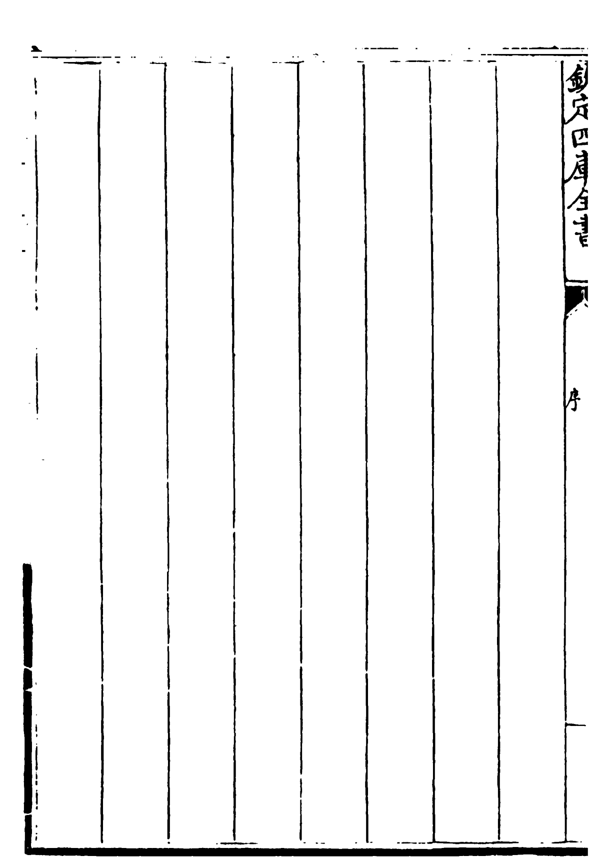
今本或有弁序二字非是

文者貫道之器也不深於斯道有至焉者不也易繇爻象繇音宙占辭名也春秋書事詩詠謌書禮剔其偽皆深矣乎秦漢已前其氣渾然迨乎司馬遷相如董生揚雄劉向之徒尤所謂傑然者也至後漢曹魏氣象萎爾司馬氏已來規範蕩悉謂易已下為古文剽掠潛竊為工耳文

與道蓁塞固然莫知也先生生於大歷戊申幼孤隨兄播遷韶嶺兄卒鞠於嫂氏辛勤來歸（來或作求非是）自知讀書為文日記數千百言比壯經書通念曉析酷排釋氏諸史百子皆搜抉無隱（或無皆字）汗瀾卓踔奫泫澄深（左太沖吳都賦云泓澄奫潫郭璞江賦云瀇滉囦泫奫於旻切泫音玄或作泫非是）詭然而蛟龍翔蔚然而虎鳳躍鏘然而韶鈞鳴（方從杭蜀本作發今按二字兩通但作鳴則句響而字穩耳故今定从諸本而特著方本所从以備參考後皆放此）日光玉潔周情孔思千態萬貌卒澤於道德仁義炳如也洞視萬古愍惻當世遂

大拯頹風教人自為（左氏成公二年其自為謀也則過矣　為下偽切）時人始而驚中而笑且排先生益堅終而翕然隨以定嗚呼先生於文摧陷廓清之功比於武事（閣本作士非是）可謂雄偉不常者矣（常方从杭本作賞云取漢書功蓋天下者不賞之語　今按不賞乃蒯徹教韓信背叛之語而唐太宗亦嘗自言武德末年實有功高不賞之懼施之於此既不相似且非臣子所宜言者李亦未必敢取以為用也當从諸本為正）長慶四年冬先生歿門人隴西李漢（或無隴西二字）辱知最厚且親遂收拾遺文無所失墜（左傳國語多用失墜字或作墜失或無失字者皆非）得賦四古詩二百一十聯句十一律詩一

百六十雜著六十五書啓序九十六哀詞祭文三十九碑誌七十六筆硯鱷魚文三表狀五十二揔七百或作七百一十六或作七百三十八方氏考其數皆不合而姑從閣本杭本以為唐本舊如此既非文義所繫今亦不能深考幷目錄合為四十一卷目為昌黎先生集傳於代又有注論語十卷傳學者順宗實錄五卷列於史書不在集中先生諱愈字退之官至吏部侍郎餘在國史本傳



昌黎集序說

宋景文公云栁栁州為文或取前人陳語用之不及韓吏部卓然不丐於古而一出諸已

蘇明允上歐陽書云孟子之文語約而意深不為巉刻斬絶之言而其鋒不可犯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魚黿蛟龍萬怪遑惑而抑絶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見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視

東坡云杜詩韓文顔書左史皆集大成也又云唐之古文自韓愈始其後學韓而不至者為皇甫湜學皇甫湜而不至者為孫樵自樵以降無足觀矣山谷與王觀復書云杜子美到夔州後詩韓退之自潮州還朝後文章皆不煩繩削而自合矣又云老杜作詩退之作文無一字無來處葢後人讀書少故謂韓杜自作此語耳又答洪駒父云諸文皆好但少古人繩墨耳可更熟讀司馬子長韓退之

文章

秦少游云探道德之理述性命之情發天人之奥明死生之變此論理之文如列禦寇莊周之作是也别黒白陰陽要其歸宿決其嫌疑此論事之文如蘇秦張儀之所作是也考同異次舊聞不虚美不隱惡人以為實録此叙事之文如司馬遷班固之所作是也原本山川極命草木比物屬事駭耳目變心意此託詞之文如屈原宋玉之所作是也

鈎莊列之微挾蘇張之辯摭遷固之實獵屈宋之英本之以詩書折之以孔氏此成體之文如韓愈之所作是也葢前之作者多矣而莫有備於愈後之作者亦多矣而無以加於愈故曰總而論之未有如韓愈者也

陳後山云杜之詩法韓之文法也詩文各有體韓以文為詩杜以詩為文故不工耳

李方叔云東坡教人讀戰國策學說利害讀賈誼

鼂錯趙充國章疏學論事讀莊子學論理性又須
熟讀論語孟子檀弓要志趣正當讀韓栁令記得
數百篇要知作文體面

昌黎集序說

東雅堂昌黎集遺文

聯句

有所思聯句 此下三聯句見孟東野集

相思繞我心日夕千萬重年光坐晼晚春淚銷顏容 郊

臺鏡晦舊暉庭草滋新茸望天山上石別劒水中龍 愈

遺興聯句 說見上

我心隨月光寫君庭中央 郊 月光有時晦我心安所忘

愈 常恐金石契斷爲相思腸 郊 平生無百歲岐路有四方 愈 四方各異俗適異非所將 郊 駑蹄顧挫秣逸翮遺稻粱 愈 時危抱獨沉道泰懐同翔 郊 獨居久寂默相顧聊慨慷 愈 慨慷丈夫志可以耀鋒鋩 郊 蘧寧知卷舒孔顔識行藏 愈 朗鑒諒不遠佩蘭永芬芳 郊 苟無夫子聽誰使知音揚 愈

贈劒客李園聯句 同上

天地有靈術得之者唯君 郊 築爐地區外積火燒氛氲

愈照海鑠幽怪滿空歊異氛郊山磨電弈弈水淬龍蝹蝹愈太一裝以寶列仙篆其文郊可用懾百神豈唯壯三軍愈有時幽匣吟忽似深潭聞郊風胡久已死此劍將誰分愈行當獻天子然後致殊勳郊豈如豐城下空有斗間雲愈

遺詩

同竇年韋執中尋劉尊師不遇 此詩得於五竇聯珠集公時任都官外郎同洛陽令竇年河南令韋執中以訪之元和五年也詩以同尋師為韻人各一

首洪氏年譜亦見

秦客何年駐仙源此地深還隨躡皃騎來訪馭風襟院閉青霞入松高老鶴尋猶疑隱形坐敢起竊桃心

春雪

今按此詩得於丈苑英華其後即以正集中春雪詩首句云新年都未有芳華者系之疑亦公作也已上並方本所載諸本所無者今悉存之諸本更有遺文一卷方獨取贈族姪喇軒睡三篇餘並不録今並附見于後其可疑者亦但存其目而不載其文云

片片驅鴻急紛紛逐吹斜到江還作水著樹漸成花越喜飛排瘴胡愁厚葢砂兼雲封洞口助月照天涯瞑見

迷巢鳥朝逢失轍車呈豐盡相賀寧止力耕家

贈族姪上或有徐州字

我年十八九壯氣起胷中作書獻雲闕辭家逐秋蓬歲時易遷次身命多厄窮一名雖云就片祿不足充今者復何事卑棲寄徐戎蕭條資用盡濩落門巷空朝眠未能起遠懷方鬱悰擊門者誰子問言乃吾宗自云有奇術探妙知天工既往悵何及將來喜還通期吾語非佞當爲佐時雍

嘲鼾睡 李希聲家有退之遺詩數十篇希聲云皆非也獨嘲鼾二篇似之錄于末

澹師晝睡時聲氣一何猥頑飈吹肥脂坑谷相嵬磊雄哮乍咽絶每發壯益倍有如阿鼻尸長喚忍衆罪馬牛驚不食百鬼聚相待木枕十字裂鏡面生痱㿔痱音肥㿔音壘痱㿔腫病也鐵佛聞皺眉石人戰搖腿孰云天地仁吾欲責真宰幽尋虱搜耳猛作濤翻海太陽不忍明飛御皆惰怠乍如彭與黥呼寃受葅醢又如圈中虎號瘡兼吼餒雖令伶倫吹苦韻難可改雖令巫咸招魂爽難復在何

山有靈藥療此顧與採

澹公坐卧時長睡無不穩吾嘗聞其聲深慮五藏損黄

河弄濆凘梗澀連拙鮌南帝初奮槌一竅洩混沌莊子應帝

王篇南海之帝儵北海之帝忽中央之帝混沌相與甚

善儵與忽謀報混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

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混沌死逈然忽長引萬丈不可忖謂言

絶於斯繼出方衮衮幽幽寸喉中草木森苯䔿苯音本䔿音忖

草木叢盜賊雖狡獪亡竄敢窺闖鴻蒙總合雜詭譎騁

生也

戾狠乍如鬭呶呶忽若怨懇懇賦形苦不同無路尋根

本何能堙其源惟有土一畚

晝月

玉盆不磨著泥土青天孔出白石補兔入臼藏蛙縮肚桂樹枯株女閉戶陰爲陽羞固自古嗟汝下民或敢侮戲謿盜視汝目瞽

贈張徐州莫辭酒

莫辭酒此會固難同請看工女機上帛半作軍人旗上紅莫辭酒誰爲君王之爪牙春雷三月不作響戰士豈

得來還家

辭唱歌 諸本注云此篇恐非公作今姑存之

抑逼教唱歌不解看豔詞坐中把酒人豈有歡樂姿幸有伶者婦腰身如柳枝但令送君酒如醉如憨癡聲自肉中出使人能逶隨復遣慳恡者贈金不皺眉豈有長直夫喉中聲雄雌君心豈無恥君豈是女兒君教發直言大聲無休時君教哭古恨不肯復吞悲乍可阻君意豔歌難可為

知音者誠希 古詩不愁歌者苦但傷知音希

知音者誠希念子不能別行行天未曉携手踏明月

酬藍田崔丞立之詠雪見寄

京城數尺雪寒氣倍常年泯泯都無地茫茫豈是天崩奔驚亂射揮霍訝相纒不覺侵堂陛方應折屋椽出門愁落道上馬恐平韉朝鼓矜凌起山齋酩酊眠吾方嗟此役君乃詠其姸水玉清顏隔波濤盛句傳朝飡思共飯夜宿憶同氊舉目無非白雄文乃獨玄

潭州泊船呈諸公

夜寒眠半覺鼓笛鬧嘈嘈闇浪舂樓堞驚風破竹篙主人看使範客子讀離騷聞道松醪賤何須恡錯刀

飲城南道邊古墓上逢中丞過贈禮部衛員外少室張道士中丞謂裴度也

偶上城南土骨堆共傾春酒三五盃為逢桃樹相料理料音聊不覺中丞喝道來

池上絮

池上無風有落暉楊花晴後自飛飛為將纖質凌清鏡濕却無窮不得歸

記

監軍新竹亭記 按此文恐非公作今刪去

書

答侯生問論語書 公作論語傳未成而歿見於張籍祭詩辯於洪慶善之說者甚明今世所傳如宰予晝寢以晝作畫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以三月作音浴乎沂以浴作沿子在回何敢死以死作先雖甚鄙淺然為伊川之學者皆取之

愈白侯生足下所示論語問甚善聖人踐形之說孟子詳於其書當終始究之若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是也苟有偽焉則萬物不備矣踐形之道無他誠是也足下謂賢者不能踐形非也賢者非不能踐形能而不備耳形言其備也所謂具體而微是也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充實則具體未大則微故或去聖一間或得其一體皆踐形而未備者唯反身而誠則能踐形之備者耳愈昔注解其書而不敢過求其意取聖人

之旨而合之則足以信後生輩耳此說甚為穩當切更思之愈白

墓誌

相州刺史御史中丞田公故夫人魏氏墓誌銘

下或有注并序字今按此篇不類公之文目云元和八年則又非少作其非公作無疑今刪去

啓

皇帝即位賀宰相啓

愈啓伏見冊命皇帝以閏月三日嗣臨大位以主神人含生之類孰不蒙賴相公翼亮聖明大慶資始伏惟永永與國同休愈下情不勝慶躍限以所守不獲隨例拜賀謹差某奉啓不宣謹啓

狀

奏汴州得嘉禾嘉瓜狀 方本有之以附嘲鼾睡之後云此篇見文苑英華蓋爲董晉作董晉行狀亦可攷

右謹按符瑞圖王者德至於地則嘉禾生伏惟皇帝陛

下道合天地恩霑動植逈無不協遠無不賔神人以和風雨咸若前件嘉禾等或兩根並植一穗連房或延蔓敷榮異實共蔕既叶和同之慶又標豐稔之祥感自皇恩徵斯何極於造化親逢嘉瑞小臣喜遇於休明無任云云

皇帝即位賀諸道狀

伏見勑命皇帝以閏正月三日嗣臨寳位海内惟新凡在臣庶不勝慶幸惟俯同下情未由拜賀但增馳戀謹奉狀不宣某再拜或無此三字

皇帝即位降赦賀觀察使狀

二月五日恩赦今月二十四日卯時到州當時集百官僧道百姓宣示訖聖上以繼明之初垂惟新之澤曲成不遺於萬物大賚遂延於四海寰宇斯泰品類皆蘇渥恩普霑遠近同慶（蘇渥或乙此二字非是）愈以藩條有制拜賀無由不勝欣抃之至謹差萍鄉縣丞李某奉狀陳賀（某或作於）

潮州謝孔大夫狀（此篇見洪氏年譜方氏增考云公既南行家亦謫逐二月二日已過商州之南而此狀言七月二十七日牒則八月作也不知其家何故猶未至潮

又姪孫湘亦從公而南故宿曾江口有示湘詩而過始興江口詩謂目前百口還相逐與狀言妻子孫姪未到者皆不相應此狀恐妄也　今按公之到郡郡既不見年月之實則此狀無由可考方氏引曾江始興二詩以證此狀之妄蓋亦有理但恐或是已過始興留家在後而獨先到郡亦不可知但其狀詞頗類袁州申使狀則又未有以必見其妄故今且存之亦闕疑之意也

伏奉七月二十七日牒以愈貶授刺史特加優禮以州小俸薄慮有闕乏每月别給錢五十千以送使錢充者開緘捧讀驚榮交至顧已量分慚懼益深欲致辭為讓

則乖伏屬之禮承命苟貪又非循省之道進退反側無以自寧其妻子男女并孤遺孫姪奴婢等尚未到官窮州使賓罕至身衣口食絹米足充過此以往實無所用積之於室非廉者所為受之於官名且不正恃蒙眷待輙此披陳

疏

憲宗崩慰諸道疏

愈言上天降禍大行皇帝奄棄萬國伏惟攀慕永痛哀

感難勝某承詔不任號絶限以官守拜慰末由伏增惶戀謹差某奉疏不宣韓愈再拜

題名

長安慈恩塔題名 已下並方本所載

韓愈退之李翺習之孟郊東野柳宗元子厚石洪濬川同登

洛北惠林寺題名

韓愈李景興侯喜尉遲汾貞元十七年七月二十二日

魚于温洛宿此而歸昌黎韓愈書

謁少室李渤題名

愈同樊宗師盧仝謁少室李拾遺

福先塔寺題名

處士石洪濬川吏部員外王仲舒弘中水部員外鄭楚相叔敎洛陽縣令潘宿陽乾明國子博士韓愈退之前試左武衛胄曹李演廣文前杭州錢塘縣尉鄭紘文明元和三年十月九日同遊

嵩山天封宮題名 歐公跋語附

元和四年三月二十六日與著作佐郎樊宗師處士盧仝自洛中至少室謁李徵君渤樊次玉泉寺疾作歸明日遂與李盧道士韋滐僧榮並少室而東抵衆寺上太室中峯宿封禪壇下石室遂自龍泉寺釣龍潭水遇雷明日觀啓母石入此觀與道士趙玄遇乃歸閏月三日

國子博士韓愈題

歐公集古跋尾云右韓退之題名二皆在洛陽其

一在嵩山天封宮石柱上刻之記龍潭遇雷事天聖中余為西京留守推官與梅聖俞遊嵩山入天封宮徘徊柱下而去遂登山頂之武后封禪處有石記戒人遊龍潭者毋語笑以黷神龍龍怒則有雷恐因念退之記遇雷意其有所誡也其一在福先寺塔下當時所見墨蹟不知其後何人模刻于石也

跋杜兼題名

河南尹水陸運使杜兼尚書都官員外郎韓愈水陸運判官洛陽縣尉李宗閔水陸運判官伊闕縣尉牛僧孺前同州韓城縣尉鄭伯義元和四年九月二十二日大尹給事奉詔祠濟瀆回愈與二判官於此迎候遂陪遊宿愈題

華嶽題名　此文刻於金天祠石闕昔人嘗集華嶽題名自唐開元至後唐清泰錄為十卷此文雖未必盡出公手然筆削之嚴要非公不可故錄之

淮西宣慰處置使門下侍郎平章事裴度副使刑部侍

郎兼御史大夫馬總行軍司馬太子右庶子兼御史中丞韓愈判官司勳員外郎兼侍御史李正封都官員外郎兼侍御史馮宿掌書記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李宗閔都知兵馬使左驍衛將軍威遠軍使兼御史大夫李文悦左廂都押衙兼都虞候左衛將軍兼御史中丞密國公高承簡元和十一年八月丞相奉詔平淮右八日東過華陰禮于嶽廟總等八人實備將佐以從

東雅堂昌黎集遺文

朱子校昌黎集傳

新書本傳

宋景文公

今以李翺所撰行狀皇甫湜所撰墓誌神道碑舊史本傳資治通鑑洪興祖所撰年譜程俱所撰歷官記方崧卿增攷年譜考其同異詳略附注本大之下以見公之行事本末而文之已見於集者不復載云

韓愈字退之鄧州南陽人七世祖茂有功於後魏封安定王父仲卿為武昌令有美政既去縣人刻石頌德終祕書郎李白作丈公父仲卿去思碑云南陽人而公常自稱昌黎李翺作公行狀亦云昌黎某人皇甫

混作墓志不言鄉里又作神道碑乃云上世嘗居南陽又隸延州之武陽而舊史亦但云昌黎其今按新史蓋因李碑而加鄧州二字也然考漢書地理志有兩南陽其一河内脩武即左傳所謂晉啓南陽也其一南陽堵陽即荆州之南陽郡字與堵同在唐屬鄧州者也元和姓纂唐書世系表有兩韓氏其一漢弓高侯頽當玄孫騫避亂居南陽郡之堵陽九世孫河東太守術生河東太守純純四世孫安之晉員外郎二子潛恬隨司馬休之入後魏為玄菟太守二子都偃偃生後魏中郎潁潁生播徙昌黎棘城其一則頽當裔孫尋為後漢隴西太守世居潁川生司空稜後徙安定武安至後魏有常山太守武安成侯耆徙居九門生尚書令征南大將軍安定相王茂茂生均均生晙晙生仁泰仁泰生叡素叡素生仲卿仲卿生會愈而中間嘗徙陳留以此而推則公固潁川之族尋稜之後而不得承騫之系矣而洪興祖所撰年譜但以騫之後世嘗徙昌黎遂附新史之説獨

以赭陽為均州小有不同耳及其再考二書而見公世系之實則遂諱匿不敢復著仲卿會愈之名而直以為不可考今固不得而據也唯方崧卿增考引董逌說以為審乃韓瑗韓休之祖而公自出於尋稜與二書合其論南陽則又云今孟懷州皆春秋南陽之地自漢至隋二州皆屬河內郡唐顯慶中始以孟州隸河南府建中中乃以河南之四縣入河陽三城使其後又改為孟州今河內有河陽縣韓氏世居之故公每自言歸河陽省墳墓而女挐之銘亦曰歸骨于河南之河陽韓氏墓張籍祭公詩亦云舊塋盟津北則知公為河內之南陽人其說獨為得之公詩所謂舊籍在東都我家本瀍穀則必以地近而後嘗徙居耳但據此則公與昌黎之韓異派而每以自稱則又有不可曉者豈是時昌黎之族頗盛故隨稱之亦若所謂言劉悉出彭城言李悉出隴西者耶然設使公派果出昌黎也則其去赭陽已歷數世其後又屢遷徙不應舍其近世所居之土而遠指鄧州為鄉里也方又引孔武仲之說亦同董氏而

王銍以為公生於河中之永樂令永樂猶有韓文卿則具說為己詳益其世系雖有不可知者然南陽之為河內脩武則無可疑者而新史洪譜之誤斷可識矣

愈生三歲而孤隨伯兄會貶官嶺表會卒嫂鄭鞠之

本傳

李漢序云先生生於大歷三年戊申三歲而孤見祭嫂文及乳母誌會事見盧東美誌洪譜云盧志所謂宗兄乃大宗小宗之宗舊史以為從父兄誤矣又云舊史大歷十二年夏五月起居舍人韓會坐元載貶官柳宗元先友記云會善清言有文章名最高以故多謗會既卒公攜家北歸葬會河陽建中貞元閒復避地於江南韓氏有別業在宣城因就食焉見歐陽詹哀詞復志賦祭嫂及老成文示爽詩

愈自知讀書日記數千百言比長盡能通六經百家學

行狀云讀書能記它生之所習墓誌云先生七歲好學言出成文 今按復志賦云值中原之有事

兮將就食於江之南始專專於講習兮非古訓為無所用其心則公之為學正在就食江南時也

擢進士第洪譜云貞元二年丙寅公年十九始至京師見祭老成文歐陽袞詞答崔立之書五年己巳有上賈滑州書六年庚午有河中府連理木頌七年辛未有送齊皞序八年壬申登進士第時年二十五見上邢君牙書唐科名記云貞元八年陸贄主司試明水賦御溝新柳詩公名在榜中見與陸員外書舊史云大歷貞元間文士多尚古學而獨孤及梁肅最稱淵奧愈從其徒游銳意鑽仰欲自振於一代洎舉進士投文於公卿間故相鄭餘慶頗為延譽由是知名是年有爭臣論九年癸酉博學宏詞試太清宮觀紫極舞賦顏子不貳過論見上考功崔虞部書及與韋舍人書十年甲戌有省試學生代齋郎議方攷此議當繫十一年試宏詞下未詳是否洪譜又云是年嘗歸河陽省墳墓見祭老成文有贈張童子序十一年乙亥又試宏詞見答崔立之書有三

上宰相書皆不報是年去京師過潼關有感二鳥賦既歸河陽有畫記遂自河陽如東都有祭田橫文　今按八年以後此年以前又嘗遊鳳翔以書抵邢君牙不得意去有岐山詩洪程皆定為此年六月誤矣

會董晉為宣武節度使表署觀察推官晉卒愈從喪出不四日汴軍亂乃去依武寧節度使張建封建封辟府推官操行堅正鯁言無所忌

董晉行狀云十二年七月晉拜宣武節度使受命遂行韓愈實從公行狀云董公辟公以行得試祕書省校書郎為觀察推官墓誌云先生三十有一而仕神道碑云十四年用進士從董晉平汴州推官舊史作巡官　洪譜云二狀載公入汴在十二年丙子與史合誌碑所記皆後二年殊不可曉豈今年辟公以行至十四年始有成命邪亦不應如是之緩也方攷蜀本與本無三十一而仕之

丈但云歷官二十有七年爾然自公卒之年逆數之亦當以十四年三十一歲為歷官之始故公入汴雖在十二年然水門記十四年正月作石本猶但稱攝節度掌書記前進士韓愈是辟命猶未下也計必是年辟命乃下故碑誌之言如此不當以命下之緩為疑也　今按公入汴之年洪方得之碑誌所計年數若以命下之日言之亦未為失但云十四年從董晉平汴州則誤矣又送俱文珍序亦在十三年安得言十四年乃入汴乎要當以公之自言及二狀二史通鑑為正特正狂躁其攷之或有未審不足據也舊史之作巡官則程記已辨其非矣　洪譜又云十三年丁丑公在汴有復志賦送汴州監軍俱文珍序十四年戊寅公在汴有天星詩水門記楊燕奇碑十五年己卯董晉行狀云二月三日丞相薨公從喪行四日而汴州亂有汴州亂詩歷官記云汴軍亂愈家在圍中尋得脫下汴東趨彭城愈從喪至洛還盟津度汜水出陳許間以二月暮抵徐州節度使張建封居之于符離睢上及秋將辭去建封

奏為節度推官試協律郎至冬建封使愈朝正于京師見歐陽哀詞是年有此日足可惜汴泗交流詩荅李翺書上建封書論晨入夜歸事後又有諫擊毬書賀白兎狀徐泗濠節度掌書記廳石記崔翰墓誌十六年庚辰春公朝正回徐有歸彭城詩夏去徐西居於洛陽見孟東野書及題下邳李生壁按公與東野書欲至秋辭去而題李生壁在五月十四日則不待至秋而已去徐矣舊史亦云公發言真率無所畏避豈竟以此不合雖建封之知己亦不能容邪公既去徐而建封卒翌日徐軍亂見白樂天哀二良丈在洛有與衛中行書冬公如京師

調四門博士 洪譜云十七年辛巳公在京師从調選三月東還見與盧汝州薦侯喜狀將歸有贈孟東野房蜀客詩是年有送李愿歸盤谷序李楚金墓誌公自去年冬參調竟無所成而歸今年冬再往十八年壬午春始有四門博士之授為博士日嘗謁告歸洛因遊華山即荅張徹詩所謂洛邑得休告華山窮

絶陘者也李肇國史補云愈好奇與客登華山絶峯度不可返發狂慟哭為書與家人別華陰令百計取之乃下沈顏作聲書以為肇妄載豈有賢者輕命如此考公詩則知國史補乃實錄也是年有送陸歙州序上巳日燕太學聽彈琴序與崔羣書施士丐墓誌馬彙行狀

遷監察御史上疏極論宮市德宗怒貶陽山令有愛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

洪譜云十九年癸未公年三十六自博士拜監察御史時有齒落哭楊兵曹陸歙州參詩及與陳京給事書禘祫議論權停選舉狀苗氏墓誌又上李實書稱前守四門博士時已罷博士未受御史之命書云愈來京師於今十五年蓋公自貞元五年從鄭滑閒復來京師至此十五年矣實錄於實詆之不餘力而此書乃盛稱其所長此又不可曉也方孜唐制凡居官以四考為滿公在官踰年耳不知何故而罷罷而復遷行狀墓碑皆只言選授

本傳

四門博士遷監察御史而此書稱前官又以文投贄於李實似若不得已者是固嘗罷博士而別遷也是歲七月公猶任博士乞免停選狀謂臣雖非朝官月受俸錢可以考也罷免之由不可詳究然恐不至於媚實以求進也或云德宗末年不任宰相所取信者李實韋執誼輩耳公益未免於屈身以伸道也然公天旱人飢狀專指李實而言其修實録又於實一辭不恕獨於此書抵牾如此又公年十九始來京師在貞元二年也至貞元十九年實十八年矣今云來京師於今十五年洪雖以再至言之其實牽合也併誌所疑以俟知者　洪譜又云是時有詔以旱飢蠲租之半有司徵愈急公與張署李方叔上疏言關中天下根本民急如是請寬民徭而免田租天子惻然卒為幸臣所讒貶連州陽山令幸臣李實也見進學解及祭張署文舊史云愈嘗上章數千言極論宮市之弊貶陽山令疏今不傳則公之被絀坐論此兩事也方攷云公陽山之貶寄三學士詩叙述其詳而行狀但云為幸臣所惡出宰陽山

神道碑亦只云因疏關中旱飢專政者惡之則其非為論宮市明矣今公集有御史臺論天旱人飢狀與詩正合況翺湜皆从公遊者不應公嘗論宮市數千言而肰及碑誌略不一言及也然行狀且謂為幸臣所惡而公詩云或自疑上疏上疏豈其由則是又未必皆上疏之罪也又曰同官盡才俊偏善栁與劉或慮語言泄傳之落寃讎又岳陽樓詩云前年出官由此禍最無妄姦猜畏弹射斥逐恣欺誑是㪅為王叔文韋執誼等所排矣德宗晚年韋王之黨已成是年補闕張正買疏諫它事得召見與所善者數人皆被譴斥意公之出有類此也憶昨行云伾文未揃崖州熾雖得赦宥常愁猜是其為叔文等所排豈不明甚特無所歸咎駕其罪於上疏耳洪兼宮市旱飢兩事言之而又不考韋王始末故為申及之　洪譜又云以公詩攷之蓋以十九年冬末貶官二十年甲申春始到陽山時有同冠峡貞女峡和張十一功曹送劉生謝李員外諸詩及別知賦送楊八弟歸

湖南序區冊序答竇存亮書王弘中燕喜亭記

改江陵法曹參軍洪譜及歷官記云廿一年乙酉正月丙申順宗即位二月甲子大赦八月辛丑改元永貞遷者皆追回愈為觀察使所抑財從江陵府法曹參軍事見八月十五夜贈張功曹詩及張署墓誌河南同官記洪又云公以今年春遇赦夏秋離陽山俟命於郴郴者三月至秋末始受法曹之命見祭李郴州文時有郴州祁雨及郴口諸詩自郴至衡有合江亭及謁衡岳廟詩自衡至潭有陪杜侍御遊湘西寺及湘中諸詩自此泛洞庭有阻風贈張十一詩至岳州有別竇司直詩赴江陵有途中寄翰林三學士詩又有送孟琯序判潭唱和序上李巽書鄭夫人殯表及五箴序云余生三十有八年則具箴益是年作所謂幕中之辨蓋謂在徐州時臺中之評則謂為御史時也

元和初權知國子博士分司東都三歲為真洪譜云永貞二年丙戌正月丙寅朔改元

元和時憲宗即位之踰年也公年三十有九其春夏猶在江陵有李花寒食出游夜歸贈張十一署贈答張徹詣詩六月自江陵召拜國子博士還朝後有豐陵行游青龍寺贈崔立之送文暢諸詩城南諸聯句及祭十二兄岌文并墓誌二年丁亥春公為博士有元和聖德詩并釋言行狀云宰相有愛公文者將以文學職處公有爭先者構公語以飛之公恐及難遂求分司東都而公作周況妻韓氏墓誌乃云從兄愈卒開封尉愈於時為博士乞分教東都生以收其孥於開封界中教育之飛語即釋言所解之讒而竟不能解𢾺以見喪為辭而求去耳時宰相鄭絪翰林舍人李吉甫裴垍也公以夏末離京赴東都有酬裴十六逵中見寄詩是年有張巾丞傳後叙答馮宿書盧於陵墓誌三年戊子改真博士見行狀有酬崔十六少府及東都遇春詩與少室李渤書裴復墓誌新史渤傳云洛陽令韓愈遺渤書蓋公時為博士五年方為河南令未嘗為洛陽令也

尋

改都官員外郎即拜河南令

本傳

洪譜云四年己丑公年四十二改都官員外郎守東都省神道碑云除尚書都官郎中分司判祠部行狀新舊史皆云員外郎送李正字序亦但云都官郎碑文誤也方攷公除都官六月十日也制辭亦作員外郎　洪譜又云神道碑云中官號功德使司京城觀寺尚書欽手失職先生悉六典盡索之以歸誅其無良時其出入禁譁衆以正浮屠歷官記云公判祠部日與宦者為敵惡言罵辭狼籍公牒乃上書留守鄭餘慶乞與諸郎官更判不見允在東都有游嵩洛諸題名送李翱侯參謀和盧汀錢徽與竇庠尋劉尊師諸詩送李正字歸湖南序并詩鄭涵校理序祭薛公達文并墓誌京兆韋夫人墓誌河南府同官記五年庚寅投河南縣令神道碑云魏鄆幽鎮各為留邸貯潛卒以橐罪士官無敢問者先生將趙其禁以壯朝廷斷民署吏俟令且發留守尸大恐遽相禁有使還為言憲宗悅曰韓愈助我者是後鄆邸

果謀反東都將署留守以應淮蔡入有上留守鄭公啟時公以諭事失鄭公意既令河南軍人有罪公追而杖之留守不悅公以啟辨明且力求去見集中行狀云改河南令日以職分辨於留守及尹故軍士莫敢犯禁疑鄭公卒聽其言故軍人畏服如此也在河南有感春詩燕河南秀才序送石洪序并詩及月蝕招楊之罘河南令含池臺諸詩張圓墓碣盧殷墓誌

遷職方員外郎 洪譜云六年辛卯行尚書職方員外郎是年春公尚在河南有送窮文辛卯年雪寄盧仝誰氏子諸詩送溫造序乳母誌至京師有酬盧雲夫望秋作石鼓歌復讎狀盧丞房武畢垌墓誌

華陰令柳澗有辠前刺史劾奏之未報而刺史罷澗諷百姓遮索軍頓役直後刺史惡之按其獄貶澗房州司馬愈過華以為刺史陰相黨上疏治

之既御史覆問得澗贓再貶封溪尉愈坐是復為博士

洪譜云七年壬辰二月乙未以職方員外郎復為國子博士年四十五舊史云愈因使過華上䟽理澗公自去年以來未嘗出使或云即公赴職方時過華覩其事遂䟽于朝爾進學解云三年博士冗不見治舊又作三為博士按公貞元壬午授四門博士元和丙戌為國子博士丁亥分教東都今年又自郎中下遷凡四為博士矣此先言暫為御史繼言三為博士則自丙戌而後三歷此官也若云三年則自元年夏赴召至四年春尚為博士首尾已四年矣方孩云丙戌初除丁亥分教自不必釐而為二具為博士實三遷也當作三為為是　今按上句言暫為御史而此言三年博士正以其居官之久近為言恐當作年為是然亦未敢必也　洪譜又云是年二月有論錢重物輕狀新志云自建中定兩稅而物輕錢重民以為患於是詔百官議革其弊方孩以為此

議在穆宗即位之初通鑑附之長慶元年秋為得其實今年初無此議也惟會要載元和六年二月制謂建中後貨輕物重許諸道所納見錢五分量徵二分餘三分兼納實估疋段或當時有此議然亦非七年也況公六年二月尚在東都洪誤矣　洪譜又云是年有石鼎聯句贈劉師服詩祭石洪文李素石洪墓誌路應神道碑

旣才高數黜官又下遷乃作進學解以自諭執政覽之奇其才改比部郎中史館修撰

洪譜云此除在八年癸巳三月乙亥舊史云執政覽其文而憐之以其有史才故除是官時宰相武元衡李吉甫李絳也是年有答劉秀才論史書及烏氏田氏廟碑鄭儋神道碑李虛中董溪息國夫人墓誌

轉考功知制誥

洪譜云九年甲午十月甲子為考功郎中依前史館修撰十二月戊午以考功知制誥是年有元微之書田弘正書送張道士序劉昌裔

神道碑王適孟郊扶風郡夫人墓誌十年乙未公知制誥有和庫部盧曹長元日朝迴及寒食直歸遇雨二詩與李絳書進順宗實録狀舊史云愈撰實録繁簡不當叙事拙於取舍按退之作史詳略各有意削去常事著其繫於政者其褒善貶惡之旨明甚當時議者非之卒竄走無全篇良可惜也史又云愈說禁中事頗切直內官惡之往往於上前言其不實此言是也是年有與柳公綽二書論淮西事宜狀說見明年又有捕賊行賞表藍田縣丞廳記獨孤郁衛之立墓誌徐偃王廟碑進中書舍人初憲宗將平蔡命御史中丞裴度使諸軍按視及還具言賊可滅與宰相議不合愈亦奏言淮西連年侵掠得不償費其敗可立而待然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執政不喜會

本傳

有人詆愈在江陵時為裴均所厚均子鍔素無狀愈為文章字命鍔謗語囂暴由是改太子右庶子洪譜云十一年丙申正月丙戌以考功郎中知制誥遷中書舍人丙申賜緋魚五月癸未降為太子右庶子行狀云盜殺武元衡公以為盜殺宰相而遽息兵其為懦甚大兵不可以息以天下力取三州尚何不可與裴丞相議合故兵遂用而宰相有不便之者月滿遷中書舍人後竟以它事改右庶子時宰相李逢吉韋貫之也其云月滿遷中書舍人者蓋唐制臺郎滿歲則遷公以去年冬知制誥至今春竟一歲矣李漢云收拾遺文無所失墜公掌綸誥一年無一篇見收者失墜多矣唯後集有崔羣戶部侍郎制一首爾　今按行狀通鑑洪譜論淮西事宜狀在去年知制誥時而神道碑新史則在遷中書舍人之後但行狀言公所論有殺宰相事乃在去年六月而狀中實無

此語若狀果在六月之後則不應全不言及則是此狀不惟不在十一年正月之後亦不在十年六月之後也故通鑑直以繫於五月之下行狀敘事雖實而記言則誤碑文新史固為失之今當以通鑑為正　洪譜又云是年有酬盧雲夫曲江荷花行周況妻韓氏墓誌王用碑科斗書後記

及度以宰相節度彰義軍宣慰淮西奏愈行軍司馬愈請乘遽先入汴說韓弘使協力元濟平遷刑部侍郎

行狀神道碑及舊史云十二年丁酉秋以兵老久屯賊未滅上命裴丞相為淮西節度使以招討之丞相請公以行賜三品衣魚為行軍司馬從丞相居於郾城軍出潼關公請先乘遽至汴感說都統弘弘說用命師乘遂和公知蔡州精卒悉聚界上以拒官軍守城者率老弱且不過千人亟白丞相請以兵三千人間道以入必擒吳元濟丞相未及行而李愬自唐州文城

壘捉其卒以夜入蔡州果得元濟三軍之士爲公恨蔡州既平布衣栢耆以計謁公公與語奇之遂白丞相曰淮西滅王承宗膽破可不勞用衆宜使辯士奉相公書明禍福以招之彼必服丞相然之公口占爲書使栢耆袖之以至鎭州承宗果大恐上表請割德棣二州以獻遣子入侍丞相歸京師以功遷刑部侍郎詔公撰平淮西碑具辭多叙裴度事時先入蔡州擒元濟李愬功第一愬不平之愬妻出入禁中因訴碑辭不實詔令磨公文命翰林學士段文昌重撰文勒石是年有送殷侑序祭張署文并墓誌及東征往還酬唱諸詩晚秋郾城夜會聯句爲刑部時有舉錢徽自代狀十三年戊戌四月鄭餘慶爲詳定禮樂使奏韓愈李程爲副是年有李惟簡墓誌權德輿碑

憲宗遣使者往鳳翔迎佛骨入禁中三日乃送佛祠王公士庶奔走膜唄至爲佛法灼體膚委珍貝

騰皆係路愈聞惡之乃上表極諫帝大怒持示宰相將抵以死裴度崔羣曰愈言訐牾罪之誠宜然非内懷至忠安能及此願少寛假以來諫争帝曰愈言我奉佛太過猶可容至謂東漢奉佛以後天子咸夭促言何乖剌耶愈人臣狂妄敢爾固不可赦於是中外駭懼雖戚里諸貴亦為愈言乃貶潮州刺史既至潮以表哀謝帝頗感悔欲復用之持示宰相曰愈前所論是大愛朕然不當言天子事佛乃年促耳皇甫鎛素忌愈直即奏言愈

終狂踈可且內移乃改袁州刺史初愈至潮問民疾苦皆曰惡溪有鱷魚食民畜産且盡民以是窮數日愈自往視令其屬秦濟以一羊一豕投谿水而祝之是夕暴風震電起谿中數日盡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無鱷魚患袁人以男女為隸過期不贖則沒入之愈至悉計庸得贖所沒歸之父母七百餘人因與約禁其為隸洪譜云公以十四年己亥正月癸巳貶潮州刺史宰相疑馮宿草踈出宿為歙州刺史時宰相皇甫鎛程异也公之被謫即日上道便道取疾以至海上據宜城驛記則以三月二日過宜城據瀧吏詩則以三月幾望至曲江據謝表

則以三月二十五日至潮州據祭文則以四月二十四日逐鱷魚其自曲江至潮以十許日行三千里益瀧水湍急故也方孜乃云謝表及祭神文皆止云今月而逐鱷魚文正本皆但云年月日則公之到郡實不知何月日也況自韶至廣雖為順流而自廣之惠自惠之潮水陸相半要非旬日可到故公表亦云自潮至廣來往動皆經月則公到郡決非三月而逐鱷魚亦未必在四月二十四日也　今按道里行程則方説為是但與大顛第一書石本乃云四月七日則又似實以三月二十五日到郡也未詳其説闕之可也　洪譜又云公自京師至潮有路旁堠至藍關示姪孫湘武關西逢配流吐蕃食曲河驛次鄧州界過南陽瀧吏題臨瀧寺至韶州寄張使君酬張使君惠書過始興江口感懷贈元十八協律初南食貽元十八答柳柳州食蝦蟇別趙子諸詩及宜城驛記潮州謝表祭鱷魚文請置鄉校牒賀冊尊號表是年七月己丑羣臣上尊號大赦十月己巳準例量

移改授袁州刺史

召拜國子祭酒 洪譜云十五年庚子閏正月穆宗即位公以今年春到袁

途中有酬張韶州端公及韶州留別張使君二詩至袁有袁州謝上賀穆宗即位賀赦賀冊皇太后賀慶雲五表舉韓泰自代狀滕王閣記九月召拜國子祭酒而閣記乃云十月袁州刺史者益命下在九月受命在十月也有祭湘君夫人文祭文所謂復其章綬者公為行軍司馬時賜金紫今為祭酒始復其舊也自袁趨京師有次石頭驛寄江西王中丞閣老仲舒詩至江州有寄鄂岳李大夫程及題西林寺故蕭二郎中舊堂詩因話録云蕭穎士子存字伯誠為金部員外郎惡裴延齡之為人弃官歸廬山公少時嘗受金部賞知及經江州遊廬山訪金部故居因賦此詩留百縑以極之行次安陸有寄隨州周員外君巢二詩至棗陽縣有題廣昌館詩至襄州有醉中留別李相公詩以冬暮至京師是年有南海廟碑與孟簡書論黃家賊事宜及典貼良人男女狀

又論夷獠請因改元大慶遣使宣諭仍擇經略使撫之又有祔子厚從姪孫滂祭文墓誌　洪譜又云行狀云公入遷祭酒有直講能說禮而陋容學官多豪族子擯之不得共食公命吏曰召直講來與祭酒共食學官由此不敢賤直講奏儒生為學官日使會講生徒奔走聽聞皆相喜曰韓公來為祭酒國子監不寂寞矣公在國子有雨中寄張籍詩舉張惟素自代反請復國子監生生徒狀論新注學官牒薦張籍狀請上尊號表

轉兵部侍郎　洪譜云此除在長慶元年辛丑七月時有舉韋顗自代狀李郱張徹祭文李郱鄭羣薛戎墓誌　今按方氏增攷論錢重物輕狀當在此年秋　鎮州亂殺田弘正而立王廷湊詔愈宣撫既行衆皆危之元稹言韓愈可惜穆宗亦悔詔愈度事從宜無必入愈曰安有受君命而滯留

自顧遂疾驅入廷湊嚴兵迓之甲士陳庭旣坐廷湊曰所以紛紛者乃此士卒也愈大聲曰天子以公為有將帥材故賜以節豈意同賊反邪語未終士前奮曰先太師為國擊朱滔血衣猶在此軍何負朝廷乃以為賊乎愈曰以為爾不記先太師也若猶記之固善且為逆與順利害不能遠引古事但以天寶來禍福為爾等明之安禄山史思明李希烈梁崇義朱滔朱泚吳元濟李師道有若子若孫在乎亦有居官者乎衆曰無愈曰田公

本傳

以魏博六州歸朝廷官中書令父子受旗節劉悟李祐皆大鎮此爾軍所共聞也衆曰弘正刻故此軍不安愈曰然爾曹害田公又殘其家矣復何道衆乃讙曰侍郎語是廷湊恐衆心動遽麾使去因泣謂愈曰今欲廷湊何所為愈曰神策六軍之將如牛元翼此者不少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公久圍之何也廷湊曰即出之愈曰若爾則無事矣會元翼亦潰圍出廷湊不追愈歸奏其語帝大悅轉吏部侍郎洪譜云長慶元年七月鎮州亂殺田弘正立王廷湊命深

州刺史牛元翼節度深冀以討之十月命裴度為鎮州四面行營都招討使元翼為廷湊所圍二年壬寅二月赦廷湊詔愈宣撫歸而牛元翼果出行狀云公還於上前奏與廷湊及三軍語上大悅曰卿直向伊如此道由是有意大用授吏部侍郎　今按先太師謂故鎮帥王武俊也　神道碑云方鎮反太原兵以輕利誘迴紇召先生禍福譬引虎齧臃血直令所患非兵不足遽疎陳得失　今按此數語不可曉它書亦皆無之未詳何謂恐有誤也　洪譜又云是年有次壽陽驛次太原呈副使吳郎中次承天營奉酬裴司空鎮州路上酬裴司空重見寄鎮州初歸諸詩及韋侍講盛山詩序論鹽法事宜狀二年壬寅九月轉吏部侍郎行狀云凡令吏皆不鎖聽出入或問公公曰人所以畏鬼者以其不能見也鬼如可見則人不畏矣選人不得見令史故令史勢重聽其出入故勢輕是年有鄆州谿堂詩竇司業祭文墓誌楚國夫人墓誌黃陵廟碑　時宰相李

本傳

逢吉惡李紳欲逐之遂以愈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特詔不臺參而除紳中丞紳果劾奏愈愈以詔自解其後文刺紛然宰相以臺府不協遂罷愈為兵部侍郎而出紳江西觀察使紳見帝得留愈亦復為吏部侍郎 洪譜云三年癸卯六月以吏部侍郎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勅放臺參後不得為例十月癸巳為兵部侍郎庚子為吏部侍郎行狀云改京兆尹六軍將士皆不敢犯私相告曰是尚欲燒佛骨者安可忤故盜賊止遇旱米價不敢上李紳為御史中丞械囚送府使以尹杖杖之公曰安有此使歸其囚是時紳方幸且夕且相宰相欲去之故以臺與府不協為請兩改其官紳既復留公入謝上曰卿與紳爭何事公因自辨數日復為吏部侍郎 神道碑

云復為兵部侍郎銓不鎖入吏選父七十母六十身七十悉與三利取才財勢路絶　今按碑失兵部一節此兵字當作吏字不鎖入吏即謂前縱吏出入事三利取才未詳其義疑銓法有此語或是有脫誤也　洪譜云公爲京兆有舉馬總自代狀賀雨及賀太陽不虧表祭竹林神曲江祭龍文再爲兵部有舉張正甫自代狀是年有羅池廟碑送鄭權序并詩祭馬總女挐文并李干女挐墓誌韓弘碑論孔戣致仕狀

長慶四年

卒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謚曰文

洪譜云四年甲辰正月敬宗即位二月有王仲舒碑四月有張徹墓誌八月有孔戣墓誌是年公沒年五十七行狀云得病滿百日假既罷以十二月二日卒於靖安里第公屬纊語曰某伯兄德行高曉方藥食必視本草年止於四十二某疏愚食不擇禁忌位為侍郎年出伯兄十五歲矣如又不足於何而足且獲終於牖下幸不至失大節以下見先人可謂榮矣明年張

籍祭公詩有云去夏公請告養疾城南莊籍時官休罷兩月同遊翔又曰共愛池上佳聯句舒遐情又曰公為游溪詩唱詠多慨慷城南莊在長安城南公之別墅也池上聯句集中無之游溪詩即南溪始泛三首是也又曰公有曠達識生死為一綱及當臨終晨意色亦不荒贈我珍重言傲然委衾裳其於死生之際如此　神道碑云遺命喪葬無不如禮俗習佛法畫寫浮圖日以七數之及拘陰陽所謂吉凶一無汚我　今按此事可見公之平生謹守禮法排斥異教自信之篤至死不變可以為後世法而譜不載蓋不以為然也

愈性明銳不詭隨與人交終始不少變成就後進士往往知名經愈指授皆稱韓門弟子愈官顯稍謝遣凡內外親若交友無後者為嫁遣孤女而卹其家嫂鄭喪為服朞以

報行狀云公氣厚性通論議多大體神道碑云朝有大獄大疑文武會同莫先發言先生援經引決考合傳記侃侃正色伏其所詞墓誌云公洞朗軒闢不施戟級平居雖寢食未嘗去書怠以爲枕餐以飴口講評孜孜以磨諸生恐不完美游以詼笑嘯歌使皆醉義忘歸嗚呼可謂樂易君子鉅人者矣碑又云內外惸弱悉撫之一親以仁使男有官女有從不啻於己生交於人已而我負終不計死則庇其家均食剖貲雖微弱待之如賢戚人詬笑之愈篤未嘗一食不對客閨人或畫見其面退相指語以爲異事未嘗宿貨餘財每曰吾前日解衣質食今存有已多矣每言文章自漢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後作者不世出故愈深探本元卓然樹立成一家言其原道原性師說等數十篇皆奥衍閎深與孟軻揚雄相表

裹而佐佑六經云至它文造端置辭要為不襲蹈前人者然惟愈為之沛然若有餘至其徒李翺李漢皇甫湜從而效之遽不及遠甚從愈游者若孟郊張籍亦皆自名於時本傳

墓誌云先生之作無圓無方至是歸工抉經之心執聖之權尚友作者跋邪觝異以扶孔氏存皇之極知人罪非我計姑古涵今無有端涯渾渾灝灝不可窺校及其酣放豪曲快字凌紙怪發鯨鏗春麗驚耀天下然而栗密窈眇章妥句適精能之至入神出天嗚呼極矣後人無以加之矣姬氏已來一人而止矣

按知人罪非我計此句中必有脫誤疑當云人知人罪非我所計

方氏附錄程子曰韓愈亦近世豪傑之士如原道之言雖不能無病然自孟子以來能知此者獨愈而已其曰孟氏醇乎醇又曰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

語焉而不詳若無所見安能由千載之後判其得失若是之明也又曰退之晚年之文所見甚高不可易而讀也古之學者修德而已有德則言可不學而能此必然之理也退之乃以學文之故日求其所未至故其所見及此其其於為學之序雖若有所戾者然其言曰軻之死不得其傳此非有所襲於前人之語又非鑿空信口率然而言之是必有所見矣若無所見則其所謂以是而傳者果何事邪　今按諸賢之論唯此二條為能極其深處然復考諸臨川王氏之書則其詩有曰紛紛易盡百年身舉世何人識道真力去陳言誇末俗可憐無補費精神其為予奪乃有大不同者故嘗折其衷而論之竊謂程子之意固為得其大端而王氏之言亦自不為無理蓋韓公於道知其用之周於萬事而未知其體之具於吾之一心知其可行於天下而未知其本之當先於吾之一身也是以其言常詳於外而略於內其志常極於遠大而其行未必能謹於細微雖知文與道有內

外淺深之殊而終未能審其緩急重輕之序以決取舍雖知汲汲以行道濟時抑邪與正為事而或未免雜乎貪位慕祿之私此其見於文字之中信有如王氏所譏者矣但王氏雖能言此而其所謂道真者實乃老佛之餘波正韓公所深詆則是楚雖失而齊亦未為得耳故今兼存其說而因附以狂妄管窺之一二私竊以為若以是而論之則於韓公之學所以為得失者庶幾其有分乎

贊曰唐興承五代剖分王政不綱文弊質窮䖵俚混并天下已定治荒剔蠹討究儒術以興典憲薰醲涵浸殆百餘年其後文章稍稍可述至貞元元和間愈遂以六經之文為諸儒倡障隄末流反刓以樸剗偽以真然愈

之才自視司馬遷揚雄至班固以下不論也當其所得粹然一出於正刊落陳言橫騖別驅汪洋大肆要之無牴牾聖人者其道蓋自比孟軻以荀況揚雄為未淳寧不信然至進諫陳謀排難卹孤矯拂媮末皇皇於仁義可謂篤道君子矣自晉訖隋老佛顯行聖道不斷如帶諸儒倚天下正議助為怪神愈獨喟然引聖爭四海之惑雖蒙訕笑跆而復奮始若未之信卒大顯於時昔孟軻拒楊墨去孔子才二百年愈排二家乃去千餘歲撥

衰反正功與齊而力倍之所以過況雄爲不少矣自愈没其言大行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

文録序　　趙德

昌黎公聖人之徒歟其文高出與古之遺文不相上下所履之道則堯舜禹湯文武周孔孟軻揚雄所授受服行之實也固已不雜其傳由佛及聃莊楊之言不得干其思入其文也以是光於今大於後金石燋鑠斯文燦然德行道學文庶幾乎古蓬茨中手持目覽飢食渴飲

沛然滿飽顧非適諸聖賢之域而謬志於斯將所以盜其影響僻處無備得以所遇次之為卷私曰文録實以師氏為請益依歸之所云實或作寶

記舊本韓文後　歐陽文忠公

予少家漢東漢東僻陋無學者吾家又貧無藏書州南有大姓李氏者其子彦輔頗好學予為兒童時多游其家見其弊筐貯故書在壁間發而視之得唐昌黎先生文集六卷脱略顛倒無次第因乞李氏以歸讀之見其

言深厚而雄博然予猶少未能究其義徒見其浩然無
涯若可愛是時天下學者楊劉之作號爲時文能者取
科第擅名聲以誇榮當世未嘗有道韓文者予亦方舉
進士以禮部詩賦爲事年十有七試于州爲有司所黜
因取所藏韓氏之文復閲之則喟然嘆曰學者當至於
是而止爾因怪時人之不道而顧已亦未暇學徒時時
獨念于予心以謂方從進士干禄以養親苟得禄矣當
盡力于斯文以償其素志後七年舉進士及第官于洛

陽而尹師魯之徒皆在遂相與作為古文因出所藏昌黎集而補綴之求人家所有舊本而校定之其後天下學者亦漸趨於古而韓文遂行于世至于今蓋三十餘年矣學者非韓不學也可謂盛矣嗚呼道固有行於遠而止於近有忽于往而貴于今者非惟世俗好惡之使然亦其理有當然者故孔孟惶惶於一時而師法於千萬世韓氏之文沒而不見者二百年而後大施於今此又非特好惡之所上下蓋其久而愈明不可磨滅雖蔽

于暫而終耀于無窮者其道當然也予之始得於韓也當其沈没弃廢之時予固知其不足以追時好而取勢利於是就而學之則予之所為者豈所以急名譽而干勢利之用哉亦志乎久而已矣故予之仕於進不為喜退不為懼者蓋其志先定而所學者宜然也集本出於蜀文字刻畫頗精於今世俗本而脫繆尤多凡三十年間聞人有善本者必求而改正之其最後卷秩不足今不復補者重增其故也予家藏書萬卷獨昌黎先生為

舊物也嗚呼韓氏之文之道萬世所共尊天下所共傳而有也予於此本特以其舊物而尤惜之泉本云吾少居漢東年十五六時於里人李尭輔家見一弊筐弃在壁角中有故書數十冊因得韓文於其間皆脫落無次序吾略讀之愛其文辨而意深當是時學者方作時文天下之人無道韓文者予亦將舉進士以猷祿利未暇學也遂求於李氏而得之以歸補次成秩而藏之數年始及第遂官于洛而得師魯與之遊因出韓文而學之自後天下學者亦稍稍近古吾家所藏書萬卷然獨韓文最為舊物君為吾愛惜之可也 今按泉州本乃汪彥章所刻此序獨與諸本不同不知何據其所謂君者又不知為何人也今幷存之以俟知者

潮州韓文公廟碑

蘇文忠公

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為矣故申呂自嶽降而傅說為列星古今所傳不可誣也孟子曰吾善養浩然之氣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則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辯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矣故在天為星辰在地為河嶽幽則為鬼神而明則復

為人此理之常無足怪者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並起歷唐貞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于正蓋三百年於此矣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此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蓋嘗論天人之辨以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偽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山

之雲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能訓鱷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鎛李逢吉之謗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蓋其所能者天也其所不能者人也始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為之師自是潮之士皆篤於文行延及齊民至于今號稱易治信乎孔子之言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而廟在刺史公堂之後民以出入為艱前守欲請諸朝作新

廟不果元祐五年朝散郎王君滌來守是邦凡所以養士治民者一以公為師民既悅服則出令曰願新公廟者聽民讙趨之卜地於州城南七里期年而廟成或曰公去國萬里而謫于潮不能一歲而歸沒而有知其不眷戀于潮也審矣軾曰不然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也而潮人獨信之深思之至焄蒿悽愴若或見之譬如鑿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元豐七年詔封公昌黎伯故榜曰昌黎伯韓文公之

廟潮人請書其事于石因為作詩以遺之使歌以祀公其詞曰公昔騎龍白雲鄉手抉雲漢分天章天孫為織雲錦裳飄然乘風來帝旁下與濁世掃粃糠西游咸池略扶桑草木衣被昭回光追逐李杜參翱翔汗流籍湜走且僵滅没倒景不可望作書詆佛譏君王要觀南海窺衡湘歴舜九疑弔英皇祝融先驅海若藏約束鮫鱷如驅羊鈞天無人帝悲傷謳吟下招遣巫陽犦牲雞卜羞我觴於粲荔丹與蕉黃公不少留我涕滂翩然被髪

下大荒

朱子校昌黎集傳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東雅堂昌黎集註卷一

詳校官通政使臣夢吉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勵守謙

謄錄監生臣劉贊化

集部二

別集類一　唐

東雅堂昌黎集註卷一

賦宋莒公云馮章靖親校舊本每卷首具列卷中篇目馮忠以朱墨滅殺之惟存其都凡集外别有目録一卷今按李漢所作序云總七百首并目録合四十一卷則正與馮合

感二鳥賦并序以前進士三上宰相書不報時宰相公貞元十一年正月至三月

趙憬賈耽盧邁宜其不遇也五月東歸遇所獻二鳥感而作公之賦見於集者四大抵多有取於離騷之意此篇蘇子美亦謂其悲激頓挫有騷人之思蓋其年壯氣鋭欲發其藻章以耀于世蘇語雖少貶然進學解所云不虚矣

貞元十一年一或作五以諸譜考之作一為是五月戊辰愈東歸癸酉自潼關潼關在華陰出息於河之陰時始去京師有不遇時之歎見行有籠白烏白鸜鵒而西者舊史德宗貞元十一年河陽獻白烏號於道曰某土之守某官一作某土之守臣某用禮記全句守音狩使使者進於天子使使下去音東西行者皆避路西下閣杭本無行字攷之禮記及公送温造序當有莫敢正目焉因竊自悲幸生天下無事時承先人之遺業不識干戈耒耜攻守耕穫之勤讀書著文自七歲至今凡二十二年其行已不敢有愧於道於杭作之

非是其閒居思念前古當今之故亦僅志其一二大者焉選舉於有司與百十人偕進退十或作千此專為選舉而言也貞元九年應宏詞者僅三十二人作十為是退上或再有偕字曾不得名薦書方从閣本名上有列字名下有於字今按嘉祐杭本與謝本並無此二字語簡而意已足方本非是齒下士于朝以仰望天子之光明今是為也惟以羽毛之異以下或有其字非有道德智謀承顧問贊教化者乃反得蒙採擢薦進光耀如此此下諸本有可以人而不如鳥乎一句今從閣本文粹刪去故為賦以自悼且明夫遭時者雖小善必達不遭時者累善無所容焉其

辭曰

吾何歸乎（此句或在苟有食其從之下）苟有吾將既行而後思誠不足以自存苟有食其從之（苟或作敬非是）出國門而東騖（音務馳也）觸白日之隆景時返顧以流涕念西路之羌永（路一作洛羌或作差）今（按作差固謬然羌乃發語之詞施之句內似亦未安以上文返顧流涕之語推之則西路乃長安之路而此字當為浸漸愈益之意不知的是何字又恐或是適字）過潼關而坐息窺黃流之奔猛（黃流或作流黃）感二鳥之無知方蒙恩而入幸惟進退之殊異增余懷之耿耿彼中心之何嘉（之或作其嘉或作憙非是）徒外飾

焉是遑馬或作而余生命之湮阨曾二鳥之不如汨東西與南北楚辭汨余若將不及說文水流也汨音聿恒十年而不居恒或作亘而或作以恒居鄧切與亘竟之亘同班固敘傳恒以年歲選詩從倚恒漏窮辱飽食其有數其一作兮況策名於薦書策方從閣杭作榮云公上宰相書非苟沒於利榮於名也與此義通今按唐人策字俗體從竹從宋亦有只從艸者與榮字絕相近故閣本作榮蓋傳寫之誤耳方引榮於名亦與此語意不相似於或作與亦未是時所好之為賢好去聲庸有謂余之非愚昔殷之高宗得良弼於宵寐或云昔上當有在字或是念字由上句末有愚字相似而脫也孰左右者為之先信天同而神比先下或有容字信或作容皆非是漢

酈食其傳沛公吾所願從遊莫為我先韓語祖此及時運之未來或兩求而莫致雖家到而戶說或作曉秖以招尤而速累蓋上天之生余亦有期於下地盡求配於古人獨怡悵於無位惟得之而不能惟方作雖惟字正是斡轉處作雖即無力矣能或作孤亦非是乃鬼神之所戲幸年歲之未暮庶無羨於斯類今按上文之意若曰天之生我必有所用何不力慕古人如傳說之徒而獨怡悵於無位耶惟或者苟得其位而不能追配古人但如二鳥之空被榮寵乃是鬼神之所戲耳故幸年歲之未晚而庶幾無慕于斯類也斯類蓋并指二鳥與彼得之而不能者而言也

歐陽文忠讀李習之幽懷賦以謂一時有道而能文者莫如韓愈愈嘗有賦矣不過羨二鳥之光榮歎一

飽之無時爾是心使光榮而飽則不復云矣若翶獨不然其賦曰衆囂囂而雜處兮咸嘆老而嗟卑視余心之不然兮慮行道之猶非怪神堯以一旅取天下而後世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以為憂嗚呼使當時君子皆易其歎老嗟卑之心為翶所憂之心唐之天下豈有亂與亡哉歐陽子之論善矣雖然公不云乎文章之作常發於羇旅草野至王公貴人氣得志滿非性能而好之則不暇以為感二鳥賦益所謂發於羇旅草野者使其光榮而飽憂天下之心孰謂公一日忘耶

復志賦

并序　公貞元八年擢進士第十一年猶未得仕東歸十二年始佐汴州明年又辭以疾此賦句法步驟離騷往往相似晁無咎嘗取此賦於變騷中

愈既從隴西公平汴州　隴西公董晉也按晉行狀貞元十一年七月拜檢校尚書左僕

射汴州刺史晉受命遂行公及劉宗經韋弘景實從之辟公為汴州觀察推官其曰明年七月則十三年作也

其明年七月有負薪之疾負薪賤者之稱禮記問庶人之子長曰能負薪矣幼曰未能負薪也又君使士射不能則辭以疾曰某有負薪之憂鄭氏註憂亦作疾　公羊注云大夫病曰犬馬士病曰負薪公病作此賦故云退休于居作復志賦其辭曰

居悒悒之無解兮悒音邑憂也選云良增悒悒解或作辭獨長思而永歎音灘騷云心鬱鬱之憂思兮獨永歎乎增傷豈朝食之不飽兮寧冬裘之不完昔余之既有知兮誠坎軻而艱難坎軻不平易貌選坎軻多辛苦軻音可坎或作輱當歲行之未復兮從伯氏以南遷歲行十二年而一復大歷

十二年公從兄會南遷韶州時年十歲故云行未復也伯氏兄稱詩伯氏吹塤仲氏吹篪

歲凌大江之驚波兮過洞庭之漫漫按唐地理志洞庭在岳州巴陵縣郭璞注山海經云洞庭地穴湖水廣圓五百餘里日月若出沒於其中也漫漫大水貌選歸海流漫漫漫謨官切至曲江而乃息兮唐地理志韶州治曲江縣逾南紀之連山唐一行以天下山河之象存乎兩戒分南北紀韶在南紀之外馬詩云滔滔江漢南國之紀南紀字杜詩多用如南紀風濤壯南紀阻歸楫相國生南紀之類嗟日月其幾何兮攜孤嫠而北旋孤謂孤兒嫠謂寡婦左氏傳云莒子殺其夫已為嫠婦謂會卒於韶州公從嫂歸葬河陽攜戶圭切嫠音釐旋以宣切還也孤嫠一作嫠孤值中原之有事兮將就食於江之南方從閣本無將字於下有大字

或又無之字令詳文勢皆非是建中二年成德魏博山南平盧節度相繼稱亂三年王武俊李希烈反四年涇原姚令言犯京師德宗幸奉天朱泚犯奉天興元元年李懷光反如梁州貞元元年公以中原多故避地江左

始專專於講習兮非古訓為無所用其心方從閣本古作詁為作馬非是

窺前靈之逸迹兮靈一作修超孤舉而幽尋既識路又疾驅兮孰知余力之不任音壬

考古人之所佩兮閱時俗之所服騷云謇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服亦佩也考古之所佩與時之所服言當世之士不及古人遠矣惟已可庶幾古人也閣杭作闕非是

忽忘身之不肖兮之或作而又或作之者皆非是

謂青紫其可拾夏侯勝謂諸生曰經術苟明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梁劉孝標辨命論曰

視韓彭之豹變謂鷙猛致人爵見張桓之朱紱謂明經拾青紫豈知有力者運之而趨乎公此語事本夏侯勝傳而意取劉孝標論自知者為明兮老子知人者知自知者明故吾之所以為惑吾下或有志字非是擇吉日余西征兮亦既造夫京師京師在西故云西征公貞元二年自宣城至京師既或作其君之門不可逕而入兮逕或作徑遂從試於有司惟名利之都府兮羌眾人之所馳羌起羊切一或作差非所或作四騷云羌眾人之所仇羌楚人發語端詞猶言卿何為也字競乘時而附勢兮紛變化其難推附勢或作射利或只附字作射字班彪曰乘時射利商人之功此借用其語以識世也全純愨以靖處兮將與彼而異宜欲奔走以及

事兮顧初心而自非朝騁騖乎書林兮夕翺翔乎藝苑揚雄長楊賦云并包書林劇秦美新云發秘府覽書林遥集乎文雅之囿翺翔乎禮樂之場班固賓戲云真婆娑乎藝術之場休息乎篇籍之囿騁或作馳是詞朝騁騖乎江皐作馳非是諒却步以圖前兮却去約切退也家語儒行篇是猶却步而欲求及前人不可得也前漢劉向傳猶郤行而求及前人也不浸近而愈遠哀白日之不與吾謀兮至今十年其猶初豈不登名於一科兮貞元八年公登第曾不補其遺餘進既不獲其志願兮退將遁而窮居騷云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復修吾初服排國門而東出兮貞元十一年公東歸慨余行之舒舒慨或作嗟時憑高

以迴顧兮涕泣下之交如之或作而易大有孚厥孚交如戾洛師而悵望兮戾即計切詩云我戾止洛師洛陽也聊浮游以躊躇莊子聖人躊躇以興事注從容也騷云聊浮游以逍遙躊音疇躇音除假大龜以視兆兮大或作火求幽貞之所廬幽貞隱者易幽人貞吉廬寄也曹植節遊賦曰非吾人之所廬顏延年拜陵廟詩幼壯困孤介末暮謝幽貞甘潛伏以老死兮不顯著其名譽音歟非夫子之洵美兮吾何為乎浚之都夫子謂董晉也浚之都汴州也公貞元二年丙寅始自江南入京師十一年乙亥春三上宰相書不遇夏東歸秋至洛陽十三年丙子秋從董晉入汴州晉辟署試校書郎為汴宋濠潁泗州觀察推官凡十餘年矣故上云至今十年其猶初小人之懷惠兮猶

知獻其至愚固余異於牛馬兮寧止乎飲水而求芻伏門下而默默兮下而或作下之竟歲年以康娛竟或作卒時乘閒以獲進兮閒何艱切閒暇也又居莧切空隙也楚辭九章篇願乘閒而自察顏垂歡而愉愉而或作之仰盛德以安窮兮又何忠之能輸昔余之約吾心兮誰無施而有獲方從閣本誰作惟下又有德字云李本謂陳無已去德字今本復訛惟為誰其誤甚矣今按此句本用楚詞孰無施而有報孰不殖而有穫之語詞意既有自來又與上下文勢相應故嘉祐杭本與諸本多如此乃是韓公本文相傳已久非陳以意定也閣本之謬如此而方信之反以善本為誤今不得不辨也又嘉祐杭本世多有之而其疾不同處方皆不錄豈其偶未見耶抑忽之而不觀也

貪佞之洿濁兮說文洿濁水不流孟子數罟不入洿池洿汪胡切曰吾其既勞而後食方無既字非是懲此志之不修兮愛此言之不可忘修方作循云唐人書脩近循楚詞亦有誤者今按唐人書字之誤方說是也然此乃脩誤作循非循誤作脩也脩猶脩好脩怨之脩益因舊增新之意耳情怊悵以自失兮心無歸之茫茫之或作而苟不內得其如斯兮孰與不食而高翔抱關之阨陋兮有肆志之揚揚諸本多作陽陽後漢孔嵩傳云晨門肆志於抱關史記晏嬰傳志氣揚揚公當是用此語詩君子陽陽注謂無所用其心非公所用字也則伊尹之樂於畎畝兮焉富貴之能當恐誓言之不固兮斯自訟以成章斯或

作聊訟或作誦往者不可復兮冀來今之可望音忘

閔己賦公嘗佐董晉于汴未幾晉薨復佐戎徐州徐帥張建封也建封又薨公罷去來居于洛時貞元十六年也見無從嘗取此篇于續楚詞而系之曰愈才高數黜官頗自傷其不遇故云

余悲不及古之人兮伊時勢而則然而或作兮獨閔閔其曷已兮閔閔或作閟閟按洪慶善云歐宋皆無兮字後皆復添或云咸通本復志賦與此賦皆無兮字未知是孰憑文章以自宣昔顏氏之庶幾兮在隱約而平寬楚辭居處愁以隱約兮注謂隱身守約也選魏文帝典論云文王幽而演易不以隱約而不務固哲人

之細事兮夫子乃嗟歎其賢惡飲食乎陋巷兮亦足以
頤神而保年閣本無食字非是有至聖而為之依歸兮又何不
自得於艱難何下或有吾字 東坡為膠西守孔宗翰作顏樂亭詩其序有曰昔夫子以簞食瓢
飲賢顏子而韓子乃以為哲人之細事何哉蘇子曰古
之觀人也必於其小焉觀之其大者容有偽焉人能碎
千金之璧不能無失聲於破釜能搏猛虎不能無變色
於蜂蠆孰知簞食瓢飲之為哲人大事乎司馬溫公又
曰予瞻論韓愈以在隱約而平寬為哲人之細事以為
君子於人必於其小觀焉光謂韓子以三書抵宰相求
官與于襄陽書求朝夕芻米僕賃之資又好悅人以誌
銘而受其金其戚戚于貧賤如此烏知顏子之所為哉
司馬蘇氏之論當矣雖然退之嘗答李習之書曰孔子
稱顏回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彼

人者有聖者為之依歸而又有簞食瓢飲足以不死其不憂而樂也豈不易哉若僕無所依歸無簞食瓢飲無所取資則餓而死不亦難乎而此賦又云爾蓋閔已之不若也東坡溫國獨謂其不然要為顏子言之爾曰

余昏昏其無類兮望夫人其已遠詩小雅焦贑易林讀遠字皆協平聲作還字者非夫馮無切行舟檝而不識四方兮涉大水之漫漫勤祖先之所貽兮勉汲汲於前修之言騷云不量鑿而正枘兮固前修以葅醢注前修前世修名之人也雖舉足以蹈道兮蹈道字本穀梁傳云蹈道則未也哀與我者為誰衆皆捨而已用兮忽自惑其是非下土茫茫其廣大兮余壹不知其可懷壹本多作豈閣杭本作壹舊監本潮本尚作一訛壹

為豈自蜀本也檀弓云予壹不知夫喪之踊也韓語蓋原此就水草以休息兮恒未安而既危久拳拳其何故兮亦天命之本宜本或作所惟否泰之相極兮咸一得而一違閣本作衰非是君子有失其所兮小人有得其時聊固守以靜俟兮誠不及古之人兮其焉悲人下一無兮字焉於虔切

別知賦公歲癸未貞元十九年冬以監察御史言旱飢得罪黜連之陽山令明年春至邑連在唐屬湖南道時楊儀之以湖南支使來公為賦以別之集中又有序送焉

余取友於天下將歲行之兩周周謂十二年公自興元元年甲子以中原多故避地江南至貞元十九年癸未凡二十年矣故云兩周下何深之不即上何高之不求紛擾擾其既多咸喜能而好修好去聲紛一或作伊紛擾或作伊紛其或作而咸一作或非是寧安顯而獨裕顧阨窮而共愁窮或作塞惟知心之難得斯百一而為收之或作而斯或作在百一或作一旦皆非是陸機嘆逝賦得十一於千百韓用此意歲癸未而遷逐侶蟲蛇於海陬陬音鄹侶一或作旅遇夫人之來使夫音馮無切使去聲將命者闢公館而羅羞而或作以索微言於亂志前漢藝文志昔仲尼沒而微言絕注微妙之言耳發孤笑於羣憂

物何深而不鏡一作考理何隱而不抽始參差以異序卒爛漫以同流參差上楚簪切下楚宜切又楚佳切不齊也以或作於爛漫本或作爛熳或作瀾漫云漫莫半切又謨官切大水也何此歎之不可恃遂駕馬而迴輈遂或作卒而或作以輈車轅也詩五楘梁輈文意謂儀之訖事而反山磝磝其相軋磝五交切軋一或作嶅樹蓊蓊其相摎蓊蓊木茂也前漢觀衆木之蓊薆摎絞也儀禮殤之經者不摎垂注不絞其帶之垂者杜詩古木龍從枝相摎蓊音翁又烏孔切摎居由切摎或作繆雨浪浪其不止楚辭霑余襟之浪浪並音琅雲浩浩其常浮江淹別賦云風蕭蕭而異響雲漫漫兮奇色公此頗效其體浩或作活活其或廿作而雲或作雪浩知來者之不可以數楚辭哀時

命篇倈者不可與期淵明歸去來辭知來者之可追數頻也論語朋友數斯疎矣數音朔哀去此而無由或無者字或無之字皆非是而或作以倚郭郛而掩涕空盡日以遲留而或作其

古詩

元和聖德詩并序此詩元和二年作憲宗紀永貞元年八月即位明年正月改元元和楊惠琳據夏州叛三月辛巳夏州兵馬使周豕全斬惠琳傳首以獻九月辛亥高崇文奏收成都擒劉闢以獻十月壬午淄青李師道十一月戊申武寧張愔皆受命二年正月己丑朔上親獻太清宮太廟辛卯祀昊天上帝于郊丘還宮大赦天下公時為國子

博士分教東都此詩所以作也穆伯長曰退之元和聖德詩淮西碑柳雅章之類皆辭嚴義偉制作如經能崒然聳唐德於盛漢之表筆墨閒錄云此序乃司馬遷之文非相如文也

臣愈頓首再拜言此下或有曰字臣伏見皇帝陛下即位已來誅流姦臣永貞元年八月庚子憲宗即位壬寅貶右散騎常侍王伾為開州司馬前戶部侍郎度支鹽鐵轉運使王叔文為渝州司戶九月貶韓泰等為諸州刺史十一月貶中書侍郎平章事韋執誼為崖州司戶誅流姦臣謂此也朝廷清明無有欺蔽外斬楊惠琳劉闢以收夏蜀東定青徐積年之叛海內怖駭不敢違越郊天告

廟神靈懽喜風雨晦明（或作明晦）無不從順太平之期適當今日臣蒙被恩澤日與羣臣序立紫宸殿陛下（或無陛下）親望穆穆之光而其職業（或而作況）又在以經籍教導國子誠宜率先作歌詩以稱道盛德不可以辭語淺薄不足以自効為解（或作懈或作辭皆非是自左傳請以曹為解遷固相承用之非一）輒依古作四言元和聖德詩一篇凡千有二十四字指事實錄具載明天子文武神聖以警動百姓耳目傳示無極（警或作驚）流俗妄改也史記尊寵樂毅以警動燕齊義當用此其詩曰

皇帝即阼或作祚史記文紀有皇帝即阼一全語實用阼字今按作謂東階也作祚非是物無違拒曰暘而暘曰雨而雨尚書洪範篇八庶徵曰雨曰暘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維是元年有盜在夏欲覆其州以踵近武近或作其踵繼也武迹也先是德宗建中閒李希烈朱泚等反至是楊惠琳劉闢繼踵而起焉皇帝曰嘻豈不在我負鄙為艱縱則不可出師征之其衆十旅十或作千方云按此專紀楊惠琳之亂也時嚴綬在河東表請討之詔與天德軍合擊未嘗他出師也十旅為正　今按周禮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則一旅五百人而十旅五千人也方說得之亦見以順討逆師不在衆之意軍其城下告以福禍腹敗枝披不敢保聚擲首陴外

（陴城上女牆左氏衛人登陴音脾）降幡夜豎（謂彖全斬惠琳也）疆外之險莫過蜀土韋皐去鎮劉闢守後血人于牙不肯吐口（傳言闢嘗病見閒疾者必以手行入其口闢輒裂食之其很惡如此人或作入）開庫啗士曰隨所取（曰方作日令按此乃述其誘啗士卒之詞方本非是）汝張汝弓汝鼓汝鼓（上鼓字或作桴或作擊春秋傳云伐鼓于社伐擊也詩采芑伐鼓淵淵振旅闐闐）汝為表書求我師汝（傳言闢守後務諷諸將徼麾節）事始上聞在列咸怒皇帝曰然嗟遠士女茍附而安則且付與讀命於庭（讀或作續非是）出節少府（唐百官志云符寶郎凡命將遣使皆賜旌節旌以顓賞節以顓殺）朝發京師夕至其部

闢既自爲留後上初嗣位未能討是歲十二月以闢爲西川節度副使知節度事

闢喜謂黨汝

振而伍蜀可全有此不當受 不當或作當不非是闢既得旌節志益驕求兼三川上不許

萬牛臠炙 或作肉臠切也莊子不敢食一臠肉與炙同廣韻引周書始燔肉爲炙又禮記毋嘬炙 臠力轉切肉之夜切或曰即截字側吏切

萬甕行酒以錦纏股以紅帕

首 方云荊公本音麥潮本亦然方言註絡頭帕頭也音貊今多讀作莫轄切公送李益鄭權序皆用此語或作帓字蓋二音通讀帓莫葛切帶也方說誤 今按集韻帕莫白切無莫轄音實錄曰禹會塗山之夕大風雷震有甲步卒千餘人其不被甲者以紅綃帕抹其額自此遂爲軍容之服

有恇其兇有餌

其誘 兇方作胷 今按此二句蓋言有畏其暴者有貪其利者故從之者衆耳非本心樂從也方本非是

黃石公記曰芳餌之下必有懸魚重賞之下必有死夫詩意取此其出穰穰詩降福穰穰注衆也穰音穰隊以萬數所矩切遂劫東川遂據城阻上既不許闢三川元和元年正月闢遂發兵圍東川節度使李康於梓州欲以同幕盧文若為東川節度使因陷梓州降李康皇帝曰嗟其又可許爰命崇文分卒禁禦初上欲討闢而重於用兵宰相杜黃裳薦神策軍使高崇文可用元和元年正月命崇文將步騎五千為前軍神策京師行營兵馬使李元奕將步騎二千為次軍與山南西道節度使嚴礪同討闢甲午崇文出斜谷元奕出駱谷同趨梓州三月克之有安其驅無暴我野日行三十賈捐之傳云吉行五十里師行三十里徐壁其右壁或作辟闢黨聚謀鹿頭是守六月闢城鹿頭關連八柵屯兵萬餘人以拒崇

文崇文擊敗之闕置柵於闕東萬勝堆崇文遣騎將高霞寓攻奪之下暾闕城凡八戰皆捷鹿頭山南距成都百五十里崇文奉詔進退規矩規或作合戰不貪殺擒不濫戮杭本三館本文粹作藍縷唐本作濫褸蜀本始作濫數校本多從之今姑存其舊今按藍縷無理濫數益用左傳數俘之語蜀本得之他本皆誤四方節度整兵頓馬上章請討請或作乞俟命起坐皇帝曰嘻無汝煩苦嘻歎辭也或作嘉非是荆并洎梁荆謂荆南節度使裴均并謂河東節度使嚴綬梁謂山南西道節度使嚴礪也在國門戶出師三千各選爾醜醜類也四軍齊作殷其如阜殷其或作殷殷或作其殷殷安也音隱詩如岡如阜或拔其角拔或作拔或脫其距距雞距史記投石超距距其

呂切長驅洋洋無有齟齬前漢齟者齒不正也說文齟齬不相值也選或齟齬而不安上肰呂切又壯所切下音語八月壬午闢棄城走載妻與妾包裹稚乳是日崇文入處其宇日或作曰分散逐捕搜原剔藪闢窮見窘無地自處俯視大江不見洲渚遂自顛倒若杵投曰取之江中九月崇文克成都闢與盧文若帥數十騎西奔吐蕃高霞寓等追之及于羊灌田闢赴江不死擒之崇文遂入自成都枷脰械手婦女纍纍啼哭拜叩來獻闕下以告廟社周示城市咸使觀覩解脫孿索夾以砧斧砧當作枯與椹同戰國策范睢曰臣之胷不足以當椹質要不足以待斧鉞是也婉婉弱子

赤立傴僂上音嫗下音縷牽頭曳足先斷腰膂南軒曰誦退之聖德頌至姚姚弱乎赤立傴僂牽頭曳足先斷腰膂盧世榮舉子由之說曰此李斯頌秦所不忍言而退之自謂無媿於風雅何其陋也此說如何曰退之筆力高得斬截處即斬截他豈不知此所以為此言者必有說蓋欲使藩鎮聞之畏罪懼禍不敢叛耳今人讀之至此猶且寒心況當時藩鎮乎此正是合於風雅處只如牆有茨桑中諸詩或以為不必載而龜山乃曰此衛為鄘國所滅之由退之之言亦此意也退之之意過於子由遠矣大抵前輩不可輕議次及其徒體骸撐拄傳云斬于城西南獨柳樹下子超郎等九人與部將崔綱以次誅說文撐衺拄也拄從旁指也古樂府死人骸骨相撐拄上抽庚切下冢庚切末乃取闢駭汗如寫音湑蓼蕭詩用韻如此或作雨非是揮刀紛紜爭刌膾脯爭或作猶

抑武作切皆非是儀禮有抑肺此詩蘇黃門獨謂不然且曰此特憲宗命崇文誅一劉闢爾其言闢棄城走爭切膾脯何其瑣屑之甚謂之造語工則可謂之得雅體未也詩載文王伐崇武王伐紂固自有體退之獨不到此邪亦其少年所為文也按公時年四十不可謂少大抵德不足則夸憲宗功烈固偉比文武則有間矣王荊公嘗論詩曰周頌之詞約約所以為嚴德盛故也魯頌之詞侈侈所以為夸德不足故也是詩也其亦魯頌之歟

謂優賞將吏扶珪綴組帛堆其家粟塞其庾塞下其字或作倉非是以上句偶之可見哀憐陣歿廩給孤寡贈官封墓周帀宏溥經戰伐地寬免租簿施令酬功急疾如火十月減劍南東西川山南西道今歲賦糧爵從將吏葬陣亡者廩其家五歲賜文武官勳爵天地中間莫不順序

幽恒青魏或作魏幽恒青東盡海浦南至徐蔡魏謂魏博節度幽謂幽州盧龍節度恒謂成德軍節度青謂淄青平盧節度徐謂武寧軍節度蔡謂彰義軍節度區外雜虜區外方外也雜虜藩鎮也按唐地理志魏州魏郡今大名府幽州范陽郡今燕山府鎮州常山縣今真定府青州北海郡也魏則田季安幽則劉濟恒則王士真青則李但師道徐則張愔蔡則吳少誠此皆一時藩鎮之國也

戚赧德諸本恒作烜赧作赫又作服或以文錄定烜作恒以唐閣蜀本定赫作赧云公上尊號表有恒戚愧德意與此同踧踖蹈舞掉棄兵革私習簋簠來請來覲十百其耦或作數皇帝曰吁伯父叔舅謂當時藩鎮諸帥也禮記曰天子之吏天子同姓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九州之牧天子同姓謂之叔父異姓謂之叔舅各安爾位訓

厥毗晦毗或作田正月元日初見宗祖躬執百禮登降拜俯

薦于新宮新宮順宗室于或作饗新或作閟非是視瞻梁棁慼見容色淚

落入俎侍祠之臣助我惻楚乃以上辛哀元年穀梁傳曰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我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矣禮記郊特牲郊之用辛也注云用辛日者凡為人君當齋戒自新耳于郊

用牲除于國南鮮筍毛簴筍簴所以垂鐘磬也橫曰筍飾以鱗屬植曰簴飾以臝屬周禮梓人為筍簴筍思尹切亦作簨簴國許切又音巨

廬幕周施開揭磊砢選金玉磊砢揭音竭又桀揭二音磊音儡砢魯可切

獸盾騰拏盾以木為之而畫龍文相合載之以啟馮

詩龍盾之合拏說文云牽引也楚詞殽亂兮紛拏盾順允切拏女加切

圓壇帖安禮圜丘象天圓丘即圜壇也賀循上郊壇制度曰漢舊儀南郊圓壇八陛於宮南七里

天兵四羅旂常妸娜旂或作旗曹植曰華容妸娜妸烏可切娜奴可切

駕龍十二周禮馬八尺以上為龍天子之駕馬十有二閑

魚魚雅雅雅雅字見晉史劉惔傳洛中雅雅有三嘏魚字未詳要亦車駕整肅之意

宵昇于丘圓丘也昇或作升楚詞升皆作昇也凖此

奠璧獻斝奠薦也斝玉爵也禮記夏后氏以醆商以斝周以爵

衆樂驚作轟豗融冶轟羣車聲選轟轟闐闐豗相擊也選磊匒匒而相豗融冶樂聲轟呼宏切豗音灰

紫焰噓呵紫或作柴

高靈下墮羣星從坐從去聲

錯落侈哆西都賦隋侯明月錯落其間說文哆張口也詩哆兮侈兮注大貌哆丁

可切又昌者切日君月妃禮記君之與后猶日之與月前漢李尋傳日者衆陽之宗輝光所燭萬物同君人君之表也唐楊炯渾天儀賦月也者羣陰之紀上天之使異姓之王后妃之事煥赫婐姬婐姬身弱好貌樂府珠佩婐姬戲金闕煥赫謂日君婐姬謂月妃婐烏果切姬五果切瀆鬼濛鴻瀆鬼四瀆之神選濛鴻沆茫濛莫孔切鴻胡孔切嶽祇嶪峩嶽祇四嶽之神嶪峩山高貌後漢增槃嶪峩嶪音業峩音我飫沃邅鄉沃邅或作邅燎今按飫沃之義未詳或云當飫厭亦未有所据也邅鄉字見禮記云雇祥降嘏鳳皇應奏舒翼自拊赤麟黃龍透阤結糾麟或作鱗透或作頹透於爲切阤徒何切卿士庶人黃童白叟蹢跳𣢾呀失喜噎歐𣢾或作唉歐或作嘔嘔嘔俗字也乾清坤夷境落褰

舉褰或作騫帝車迴來日正當午校本作日始東吐益疑郊祀回車不應至午也然諸本皆同始从之幸丹鳳門大赦天下滌濯剗磢詩勿剗勿敗磢瓦石洗物選飛澇相磢剗楚簡切磢初兩切又此兩切剗一作刺磢一作換磨滅瑕垢續功臣嗣拔賢任耆孩養無告仁滂施厚皇帝神聖通達今古今或作先或作通今達古聽聽視明或作視聽聽明一似堯禹益取禮記一似重有憂者魯直云退之文老杜詩無一字無來處後人讀書少故謂韓杜自作此語耳生知法式動得理所天錫皇帝為天下主并包畜養無異細鉅億載萬年敢有違者皇帝儉勤盥濯陶瓦斥遣浮華好此綈紵勅戒四方侈則有咎天錫

皇帝多麥與黍無名水旱耗于雀鼠（耗于或作無耗）億載萬年有富無窶（或作富有無窶或作富有貧窶或作無有貧窶皆非是）皇帝正直別白善否擅命而狂既翦既去盡逐群姦靡有遺侶天錫皇帝厖臣碩輔博問遐覩以置左右億載萬年無敢余侮（余或作有非是）皇帝大孝慈祥悌友怡怡愉愉奉太皇后（憲宗母昭憲皇太后王氏）浹于族親濡及九有天錫皇帝與天齊壽登茲太平無怠永久億載萬年為父為母博士臣愈職是訓詁作為歌詩以配吉甫（詩之嵩高烝民韓奕江漢皆尹吉甫美宣王作今為此詩亦以吉甫自比）

也

琴操十首

按琴操凡十有二公取其十如下所作是也惟水僊懷陵操乃伯牙所作公削之為之詞者十事各注于下唐子西云琴操非古詩非騷詞惟退之為得體退之琴操柳子厚不能作也

將歸操 孔子之趙聞殺鳴犢作

史記孔子既不用于衛將西見趙簡子至于河西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歎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 按竇鳴犢孔叢子作鳴犢戰國策作鳴犢鐸犨新序作犢犨鐸鳴或又作鳴鐸竇犨諸說不同未知孰是 諸本題義下皆有子注閣本只存題義唐本注與題義皆

不出蜀本於注云上增又曰二字與題義皆夾注寫以此見雖題義亦後人以琴操續補也歐宋荊公皆用閣本今按歐本云此效蔡邕作十操事跡皆出蔡邕琴操云

狄之水兮其色幽幽狄蜀本作秋今按水經河水至東阿茌平等縣東北流四瀆津注云津西有四瀆祠東對四瀆口河水東分濟水受河益滎口水斷不通始自是出與清水合沛瀆自河入濟水徑周通故有四瀆之名昔趙殺鳴犢孔子臨河歎而作歌曰狄之水兮風揚波舟楫顛倒更相加歸來歸來胡爲斯衆臨濟故狄也是濟所逕得其通稱也又云濟水逕臨濟縣南詳此則是濟水自滎澤之下潛流至此四瀆津口而後復出河又東分一支與之合流以過臨濟而爲狄水故孔子臨河不濟而歌詠狄水即此東分之河復出之濟也然此皆齊地今在濟鄆之間史記以爲孔子自衛將西見趙簡子則其道不當出此此又不可

曉者今姑闕之以俟深于地理者正之我將濟兮不得其由涉其淺兮石齧我足乘其深兮龍入我舟我濟而悔兮將安歸尤歸兮歸兮無與石鬬兮無應龍求歸兮歸兮諸本兮作乎

猗蘭操 孔子傷不逢時作猗蘭操者孔子所作也孔子歷聘諸侯莫能用自衛反魯隱谷之中見香蘭獨茂喟然歎曰夫蘭當為王者香今乃獨茂與衆草為伍乃止車援琴鼓之自傷不逢時託辭於香蘭云 古琴操云習習谷風以陰以雨之子于歸遠送于野何彼蒼天不得其所逍遙九州無有定處世人闇蔽不知賢者年紀逝邁一身將老

蘭之猗猗班固西都賦蘭茝發色曄曄猗猗揚揚其香不採而佩於蘭何傷文子曰蘭芷不為莫服而不芳君子行道不為莫知而止此公所為不採而佩何傷于蘭之意也今天之旋其曷為然我行四方以日以年雪霜貿貿禮記貿貿然來薺麥之茂麥秋生夏死薺冬生中夏死西京雜記曰建亥之月陰氣之極薺麥始生由陽升也子如不傷我不爾覯薺麥之茂薺麥之有君子之傷君子之守

龜山操　孔子以季桓子受齊女樂諫不從望龜山而作龜山魯山也詩奄有龜蒙在泰山博縣　史記季氏受齊女樂三日

不聽政郊又不致燔俎於大夫孔子時爲魯大司寇遂行宿于屯而師已送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盖優哉游哉維以卒歲師已反季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已以實告季氏喟然歎曰夫子罪我以羣婢也又古操云予欲望魯兮龜山蔽之手無斧柯奈龜山何譬季氏於龜山託勢利於斧柯也

龜之氣兮不能雲雨春秋元命苞曰山者氣之包含所含精藏雲故觸石布山言龜山不能然也一作爲雨氣或作氣雲或作爲或雲上有爲字**龜之枿兮**枿伐木之餘前漢三枿之起李巡曰槁木之餘枿牙葛切亦作蘖**不中梁柱**不下或有能字非是或云太玄經梁不中柱不隆大云厦中作平聲讀　今按此但言其木不堪作梁柱耳與太玄中字意異當只作去聲讀文意乃協**龜之**

大兮祇以奄魯知將隳兮知或作如將隳盍取左氏仲尼將隳三郡隳許規切

哀莫余伍周公有鬼兮嗟余歸輔蓋言周公如有神其使余歸輔其君也

鬼或作思余歸方作歸余皆非是大抵方意尚異不問文義之如何惟作倒語者則必取之如下文我幽于家莫爾余追皆此類也

越裳操　周公作

越裳在交趾國之南韓詩外傳曰周成王之時越裳氏重九譯而至獻白雉於周公曰吾受命國之黄髮言曰久矣天不迅雷疾雨也海不波溢三年于茲矣意者中國有聖人乎盍往朝之于是乃來韓本注引後漢南蠻志事同而文少異古琴操曰於戲嗟嗟非旦之力乃文王之德

雨之施物以孳或作滋我何意於彼爲自周之先其艱其勤以有疆宇私我後人我祖在上四方在下厥臨孔威敢戲以侮孰荒于門孰治于田四海旣均越裳是臣

拘幽操　文王羑里作羑里在河内蕩陰縣亦作牖里史記周文王篤仁敬老禮下賢者崇侯虎譖之于紂曰將不利于帝紂囚文王羑里琴錄曰文王見拘羑里憂愁無聊援琴而鼓之號曰幽拘操詞曰殷道溷溷浸濁煩兮朱紫相合不別分兮迷亂聲色信讒言兮炎炎之虐使我愆兮幽閉牢穽由其言兮遣我四人憂勤勤兮　羑音酉

目窈窈兮其凝其盲目窈窈或作窈搸搸或作目搸搸今按下文有耳字正與目字相對窈窈二字比之搸搸似亦差勝耳肅肅兮聽不聞聲朝不日出兮夜不見月與星日上或有見字有知無知兮為死為生嗚呼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伊川曰退之作琴操有曰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道文王意中事前後之人道不到此徐仲車言退之拘幽操謂文王囚羑里作乃云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可謂知文王之用心矣凱風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而云母氏聖善我無令人重自責也

岐山操　周公為太王作岐山在岐州今有岐山縣詩居岐之陽大王古公亶父也　孟子曰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云云乃屬其耆老

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吾土地也我將去之去豳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此岐山操而曰周公為大王作思乃祖也

我家于豳杜預云豳在新平漆縣東北今邠州是也邠與豳同或作我豳于家非是自我先公伊我承序敢有不同諸本序作緒或云商書丕承基緒然國語亦有奔走承序註謂承受事業次第也今按序謂傳授次第漢書多云朕承天序是也緒猶言統系方引商書之言是也二字義雖不同然用之于此似亦兩通但國語承序乃謂承受政役之次第與漢書字同而意異方作序而引以為說則誤矣令狄之人將土我疆民為我戰誰使死傷彼岐有岨岨與阻同是詞漢書多用岨字今以平聲讀之非也我往獨處爾莫余追爾或作人

爾莫或作莫爾非是無思我悲

履霜操　尹吉甫子伯奇無罪為後母譖而見逐自傷作

履霜操者尹吉甫之子伯奇所作也吉甫聽其後妻之言逐之伯奇編水荷而衣採楟花而食清朝履霜而自傷無罪見放逐乃援琴而鼓之見古樂府題解其詞曰朝履霜兮採晨寒考不明其心兮信讒言孤恩别離兮摧肺肝何辜皇天兮遭斯愆痛歿不同兮恩有偏誰說顧兮知此冤

父兮兒寒母兮兒飢兒罪當笞逐兒何為兒在中野以宿以處四無人聲誰與兒語兒寒何衣兒飢何食兒行

于野履霜以足母生衆兒有母憐之獨無母憐兒寧不悲兒寧或作母寧非是

雉朝飛操　牧犢子七十無妻見雉雙飛感之而作牧犢或作沐瀆　吳兢樂府古題解云舊説齊宣王時木犢子所作也木犢子年七十無妻出薪于野見雉雌雄相隨意動心悲乃仰天嘆曰聖王在上恩及草木鳥獸而我獨不獲因援琴而歌以自傷其聲中絶崔豹古今注述其詞曰雉朝飛兮鳴相和雌雄羣遊於山阿我獨何命兮未有家時將暮兮可奈何嗟嗟暮兮可奈何

雉之飛于朝日羣雌孤雄意氣橫出或無氣字當東而西當

啄而飛隨飛隨啄羣雌粥粥粥粥或謂字當作粥音祝說文呼雞重言之杜詩雞詁粥雛翁

嗟我雖人曾不如彼雉雞生身七十年無一妻與妃馬大年云別本彼作此無雞字而下語妃音嬈與雉協

別鵠操　商陵穆子娶妻五年無子父母欲其改娶其妻聞之中夜悲嘯穆子感之而作崔豹古今注曰商陵牧子娶妻五年無子父兄欲其改娶妻聞之中夜起倚戶而悲嘯穆子聞之愴然而悲乃援琴而歌為別鶴操亦曰別鵠操詞曰將乖比翼隔天端山川悠遠路漫漫攬衣不寐食忘飡後遂為夫妻

雄鵲銜枝來雌鵲啄泥歸巢成不生子大義當乖離江漢水之大鵲身鳥之微更無相逢日且可繞樹相隨飛且或作安又無繞樹二字皆非是李陵詩長當為此別且復立斯須又古樂府與子如黃鵠將別復徘徊亦此意也

殘形操　曾子夢見一狸不見其首作殘形操事出琴錄其詳未聞曾子一作魯子

有獸維狸兮我夢得之其身孔明兮而頭不知按大周正樂記曾子鼓琴崔子立戶外而聽之曲終入曰善哉鼓琴子身已成矣而惜未得其首也曾子曰吾晝臥夢見一狸

但見其身不見其頭起而為之絃歌也吉凶何為兮覺坐而思巫咸上天兮古神巫也識者其誰

南山詩 或無詩字

此詩似上林子虚賦才力小者不可到也潛溪詩眼云孫莘老嘗謂老杜北征勝退之南山詩王平甫以謂南山勝北征終不能相服時山谷尚少乃曰若論工巧則北征不及南山若書一代之事以與國風雅頌相為表裏則北征不可無而南山雖不作未害也二公之論遂定 按長安志終南山在萬年縣南五十里

吾聞京城南兹惟羣山囿東西兩際海 方云史記春申君上秦昭王書王之地一經兩海太康地記曰河北得水為河塞外得水為海 今按此與史記但皆極言其廣耳不必曲引

塞外之說也巨細難悉究山經及地志茫昧非受授圖辭試提挈挂一念萬漏挂一念或作一念挂非是欲休諒不能粗敘所經覯嘗昇崇丘望嘗或作常戢戢見相湊晴明出稜角縷脈碎分繡蒸嵐相澒洞澒或作鴻淮南子澒濛鴻洞王褒簫賦揚雄羽獵賦所用皆同唐人始兼用之杜詩鴻洞半炎方澒洞不可掇是也表裏忽通透無風自飄簸融液煦柔茂橫雲時平凝點點露數岫天空浮脩眉選洛神賦脩眉聯娟濃綠畫新就空或作宇孤橕有巉絕杜詩巉絕華岳赤南史劉孝標廣絕交論太行孟門豈云巉絕巉仕檻仕衫二切海浴褰鵬噣史記中行人面鳥噣音畫已上總敘南山大

槩春陽潛沮洳沮洳陷濕地詩彼汾沮洳沮洳猶言潤澤也　沮子魚切洳音如又一音皆去聲濯濯吐深秀吐深或作深吐巖巒雖嵂崒史記隆崇嵂崒杜詩高岳前嵂崒嵂音律崒昨沒切又慈邺切輭弱類含酎輭與軟同而兖切酎音宙夏炎百木盛蔭鬱增埋覆神靈日歊歔歊音枵歔休居切雲氣爭結構秋霜喜刻轢或作鑠史記酷吏傳刻轢宗室磔卓立癯瘦磔音窄參差相壘重剛耿陵宇宙冬行雖幽墨冰雪工琢鏤雪或作路新曦照危峨億丈恒高袤東西曰廣南北曰袤前漢延袤百丈莫候切危或作峗恒居鄧切或作亙明昏無停態頃刻異狀候已上叙四時變態西南雄太白突起莫

閒簉 左傳僖子使助薳氏之簉注簉副倅也嵇康曰承閒簉之 簉初救切 藩都配德運 太白山爲帝都藩垣唐土德太白在西南坤位故云配德運 分宅占丁戊 丁戊亦謂西南西守恐當作東 逍遙越坤位 逍遙谷名坤或作地 詆訐陷乾竇 言太白非特占西南坤位而已又侵及東北乾位故云陷乾竇也按藩都至乾竇四句未詳其義 空虛寒兢兢風氣較搜漱朱維方燒日陰霰縱騰糅 如救切 昆明大池北 昆明池在長安西南周回四十里漢武元狩二年作以習水戰 去覬偶晴晝綿聯窮俯視倒側困清漚 烏候切 微瀾動水面踴躍躁猱狖 猱猴屬詩無教猱升木狖鼠屬善旋一云獸名似猿楚詞猿狖雜處兮虎豹嘷 猱奴刀切狖音柚躁一作躁 驚呼惜破

碎仰喜呀不仆已上言南山方隅連亘之所前尋徑杜墅窐敞畢原陋徑或作經當如夜徑澤中之徑杜或作社非是杜墅即杜陵也本周之杜伯國在長安萬年縣東南窐或作忩畢原周文武葬處在今咸陽縣西北或曰文王子封于畢北其地也窐蒲悶切崎嶇上軒昂始得覿覽富行行將遂窮嶺陸煩互走音奏勃然思坼裂擁掩難怒宥巨靈與夸蛾西京賦巨靈贔屓高掌遠蹠郭緣生述征記曰華山對河東首陽山黃河流于二山之間古語云此本一山當河河水過之而曲行河神巨靈以手擘開其上以足蹈離其下中分爲兩以通河流蛾或作娥考列子北山愚公欲平太行王屋二山帝感其誠命夸蛾氏二子負二山一厝朔東一厝雍南自冀之南漢之東無隴斷焉則娥當作蛾夸苦瓜切遠賈期必售賈或

作雁詩賈用不售 賈音古還疑造物意固護蓄精祐力雖能排斡

雷電怯呵詬攀緣脫手足蹭蹬抵積甃茫如試矯首堛

塞生怐愗堛音愊土塊也爾雅云塊堛也楚詞宋玉九辨云直怐愗而自若音寇茂 按集韻道作

㲉霿鄙吝心不明也威容喪蕭爽近新迷遠舊拘官計日月欲進

不可又因緣窺其湫凝湛閟陰嘼禮運龍以為嘼謂湫中蛟也 嘼音嗅亦

作畜或作獸魚蝦可俯掇神物安敢寇林柯有脫葉欲墮鳥

驚救爭銜彎環飛投棄急哺㲉鳥生須哺曰㲉自食曰雛爾雅生哺㲉生噣雛

㲉音寇旋歸道迴睨達枿壯復奏達或作遠盧仝月蝕詩頭戴并冠高達枿吁

嗟信奇怪峙質能化貿（音茂）前年遭遣謫（謂貞元十九年十二月自監察御史謫連州陽山令）探歷得邂逅初從藍田入（藍田縣名今在雍州有關）顧眄勞頸脰（公羊傳絕其脰音豆）時天晦大雪（公兩謫南方皆由藍關又皆遇冰雪其謫陽山以十二月江陵途中寄三學士詩云商山冬季月冰凍絕行輈其謫潮州雖以正月然亦遇雪藍田驛詩云雪擁藍關馬不前是也）淚目苦矇瞀（莊子子適有瞀病注風眩冒亂瞀音茂）峻塗拖長冰直上若懸溜褰衣步推馬（推音推）顛蹶退且復（扶富切）砉黃忘遐睎所矚纔左右杉篁咤蒲蘇（咤音姹）杲耀攢介冑專心憶平道脫險逾避臭（逾或作遹非是）昨來逢清霽宿願忻

始副始或作所非是自前年遭諓譎以後讀之可見崢嶸躋冢頂崢音棖嶸音宏倐

閃雜鼯鼬爾雅云鼯鼠夷由注謂之飛生又曰鼬鼠注鼬似鼩赤黃色大尾啖鼠鼯音吾鼬音又

前低劃開闔劃音畫又忽麥切爛漫堆衆皺方從蜀人韓仲韶本作皺云石蟇也

二韻皆取喻謂高而羣峯飛馳如鼯鼬之奔低而堆阜分布如衆皺之列於義為近今按此蜀本之誤沈元用本亦然皆非是蓋此但言登山之時叢薄蔽翳方與蟲獸羣行而忽至上頂則豁然見前山之低雖有高陵深谷但如皺物微有慼摺之文耳此最為善形容者非登高山臨曠野不知此語之為工也況此句衆皺為下文諸或之綱領而諸或乃衆皺之條目其語意接連文勢開闔有不可以豪釐差者若如方說則不唯失其統紀亂其行列而鼯鼬動物山體常靜絕無相似之理石蟇之與堆阜雖略相似然自高頂下視猶若成堆則亦

不為甚小而未足見南山之極高矣其與下文諸或踈密工拙又有迴然不侔者未論古人但使今時舉子稍能布置者已不為此又况韓子文氣筆力之盛闗鍵紀律之嚴乎大抵今人於公之文知其力去陳言之為工而不知其文從字順之為貴故其好怪失常類多如此今既定從諸本而復備論其説以曉觀者云或連若相從或戲若相鬬或妥若弭伏或竦若驚雛或散若瓦解或赴若輻湊輻或作輪　今按輪者轂輻之通名其湊於轂者輻而已當作輻或翩若船遊翩或作泛或決若馬驟或背若相惡或向若相佑或亂若抽筍或嵲若注灸嵲音臬　灸音疚或錯若繪畫或繚若篆籀或羅若星離或翕若雲逗或浮若波濤或碎若

鋤耨或如賁育倫夏育孟賁秦之勇力者賁音奔睹勝勇前購先強勢

已出後鈍嗔誼譳玉篇誼譳詁說也詁說言不正也上音酬下音耨或如帝王

尊叢集朝賤幼雖親不褻狎雖遠不悖謬晁說之語錄云韓文公詩號眈體謂鋪敘而無含畜也若雖親不褻狎雖遠不悖謬該于理多矣或如臨食案肴核

紛飣餖紛或作分又如遊九原墳墓包槨柩或纍若盆甖或

揭若甗㽁或作登豆或覆若曝鼈或頹若寢獸寢或作窮非是又或作偃

或蜿若藏龍或翼若搏鷲音就或齊若友朋或隨若先後友朋或作迎隨隨或作差方言曰先後猶娣姒也釋名曰以來先後言也校本不詳此義而以先後為虛字遂

改友朋為迎隨以偶之又避重複而改隨守為差守其誤甚矣　今按史記見神於先後宛若即謂娣姒也

或迸若流落或顧若宿留史記宿留之數日無所見又武帝宿留海上　宿音秀留音雷或戾若仇讎或密若婚媾或儼若峨冠或翩若舞袖舞或作舉或屹若戰陣或圍若蒐狩或靡然東注或偃然北首或如火熺焰或作煙或若氣饙餾爾雅云餾稔也注饙飯為饙饙熟為餾上音分又扶文切下音溜或行而不輟或遺而不收易井收勿幕音狩或斜而不倚或弛而不彀或赤若禿鬜鬜說文云鬢禿也丘閑切或熛若柴槱余救切或如龜坼兆或若卦分繇音宙或前橫若剥易剥

䷖坤下艮上彖曰剝剝也或後斷若姤易姤䷫巽下乾上彖曰姤遇也延延離又屬夬夬叛還遘喁喁魚闟萍喁喁魚口也吳越春秋云天下喁喁闟馬出門貌公羊開之則闟然注出頭貌喁音顒闟丑禁切落落月經宿闇闇樹牆垣巘巘架庫廄巘山形如甑也姚令威云恐當作巘巘魏都賦四門巘巘嵾嵾削劍戟煥煥銜瑩琇上音瑩下音秀斅斅花披萼闟闟屋摧霤闟闟或作闟闟闟音翕悠悠舒而安兀兀狂以狃超超出猶奔蠢蠢駭不懋已上並敘其經歷所見之狀大哉立天地經紀肖營騰厥初孰開張僶俛誰勸侑創茲朴而巧戮力忍勞疚得非施斧斤無乃假

詛呪鴻荒竟無侔功大莫酬僦（無或作誰又作莫莫或作豈）嘗聞於祠官芬苾降歆嗅（或作歆依字當作歆）斐然作歌詩惟用贊報酧（音又）

是詩凡百有二韻始總敘四時之變次敘南山連亘之所止其末則敘其經歷之所見焉

謝自然詩（果州謝真人上昇在金泉山貞元十年十一月十二日辰時白晝輕舉時郡守李堅以聞上賜詔褒諭謂所部之中靈仙表異元風益振至道彌彰其詔今尚有石刻在馬公排釋老斥異端故詩有所不取）

果州南充縣寒女謝自然童騃無所識（騃癡愚也）但聞有神仙輕生學其術乃在金泉山繁華榮慕絕父母慈愛捐

凝心感魑魅上抽知切下明秘切慌惚難具言慌音恍惚呼骨切一朝坐

空室雲霧生其間如聆笙竽韻來自冥冥天白日變幽

晦蕭蕭風景寒簷楹蹔明滅蹔或作氣五色光屬聯觀者徒

傾駭躑躅詎敢前躑躅不進貌楚詞待天明兮立躑躅鮑昭行路難云吞聲躑躅不敢言

上直炙切下廚玉切須臾自輕舉飄若風中煙茫茫八紘大淮南子九

州之外有八寅八寅之外有八紘列子八紘九野之水注八極也紘音宏影響無由緣里

胥上其事郡守驚且歎或作觀或作歎驅車領官吏甿俗爭相

先入門無所見冠履同蛻蟬楚詞濟江海兮蛻蟬夏侯湛作東方朔畫贊曰蟬蛻

龍變棄俗登仙音稅皆云神仙事灼灼信可傳余聞古夏后象物知神姦山林民可入民或作人公文石本用民字多只為字不成不盡避唐諱魍魎莫逢旃左傳宣公三年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王孫滿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云云鑄鼎象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魑魅魍魎莫能逢之此曰莫逢旃旃之也選西京賦魑魅魍魎莫能逢旃逶迤不復振後世恣欺謾幽明紛雜亂人鬼更相殘秦皇雖篤好漢武洪其源自從二主來此禍竟連連莊駢拇篇又奚連連如膠漆纆絆木石生怪變狐貍騁妖患莫能盡性命安得更長延盡或作保嵇康養生論導養得理以盡性命人生處萬類知

識最為賢奈何不自信反欲從物遷書君陳曰惟民生厚因物有遷往

者不可悔孤魂抱深冤來者猶可誡余言豈空文空或作虛

人生有常理男女各有倫寒衣及飢食在紡績耕耘紡或作蠶

下以保子孫上以奉君親茍異於此道皆為棄其身

噫乎彼寒女永託異物羣感傷遂成詩或作詠昧者宜書

紳

秋懷詩十一首秋懷詩十一首文選詩體也唐人最重文選學公以六經之文為諸儒唱文選弗論也獨於李邯墓誌之曰能暗記論語尚書毛詩左氏文選而公詩如

自許連城價傍砌看紅藥眼穿長訝雙魚斷之句皆取諸文選故此詩往往有其體多自感其趣尚不與世合故末章有避語穽觸心兵之句繼又以霜前自歎可見一時直道之不容也

牕前兩好樹衆葉光薿薿詩黍稷薿薿秋風一披拂策策鳴不已微燈照空牀夜半偏入耳愁憂無端來感歎成坐起天明視顏色與故不相似羲和驅日月或作白日廣雅云羲和日御也杜詩云羲和鞭白日疾急不可恃浮生雖多塗雖或作每趨死惟一軌胡為浪自苦得酒且歡喜

白露下百草蕭蘭共雕悴雕或作憔或作凋荀子勞苦雕悴青青四牆下已復生滿地後山詩牆根霜下草又作一番新意本于此寒蟬暫寂寞蟋蟀鳴自恣運行無窮期稟受氣苦異適時各得所松柏不必貴

彼時何卒卒孟子卒然問曰音蒼沒切前漢司馬相如傳卒卒無須臾之間顏師古曰卒卒促遽之意也我志何曼曼音萬犀首空好飲史記犀首者魏人也名衍姓公孫氏司馬彪曰犀首魏官名楚使陳軫使秦過梁見之曰公何好飲也曰無事也廉頗尚能飯廉頗趙將以讒奔魏其後趙王使使者視頗尚可用否頗為之一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可用使者還報曰廉將

軍雖老尚善飯學堂日無事驅馬適所願茫茫出門路欲去聊自勸或作歎歸還閱書史或作簡書文字浩千萬陳跡竟誰尋陳或作塵莊子六經者先王之陳跡誰或作難賤嗜非貴獻負日之暄而欲獻君食芹之美而欲進御貴賤固有差矣詩意大抵以其所嗜不與時偶焉丈夫意有在或作存女子乃多怨

秋氣日惻惻秋空日凌凌上無枝上蜩蜩大蟬也詩五月鳴蜩音條下無盤中蠅豈不感時節耳目去所憎去或作無清曉卷書坐南山見高稜其下澄湫水澄或作通或作有或作古或作石有蛟寒

可嗟惜哉不得往豈謂吾無能

離離掛空悲慼慼抱虛警露泫秋樹高泫或作滴或作啼或作泣謝靈運詩花上露猶泫謝惠連泫泫露盈條王僧達詩秋還露泫柯古詩於露用泫字非一　今按檀弓孔子泫然流涕則泫為流涕之貌于下句蟲弔對偶尤切蟲弔寒夜永斂退就新懦趨營

悼前猛歸愚識夷塗愚或作儒汲古得脩綆綆繩也左氏具綆缶注汲索荀子短綆不可以汲深井之泉音梗名浮猶有恥味薄真自幸庶幾遺悔尤即此是幽屏選張衡曰雜揉幽屏屏必郢切　葛立方曰此則陶潛歸去來辭覺今是昨非之意似有所悟也

令晨不成起端坐盡日景蟲鳴室幽幽方作幽室中今按當作室幽幽乃與下句相偶月吐憁冏冏吐一作照冏音憬喪懷若迷方浮念劇含梗塵埃慵伺候文字浪馳騁尚須勉其頑王事有朝請前漢吳王濞使人為秋請孟康曰律春曰朝秋曰請秋夜不可晨秋日苦易暗我無汲汲志何以有此憾寒雞空在棲缺月煩屢瞰苦濫切有琴具徽絃再鼓聽愈淡古聲久埋滅無由見真濫禮記古樂和正以廣新樂姦聲以濫低心逐時趨低或作吾蓋草書之誤而失其半苦勉祇能暫有如乘風船一縱不

可纔不如覷文字後山詩云早年著眼覷文字益做公語覷七慮切丹鉛事點勘選范始興立太宰碑表人蓄油素家懷鉛筆注鉛粉筆也王充論衡揚雄采集異國殊語常把三寸弱翰齋油素四尺以問其異語以鉛摘之於槧豈必求甂餘所要石與甔甔小罌也齊東北海岱之間謂之甔西漢揚雄傳家無甔石之儲列子狀若甀甀都濫切甔通作儋蒯通傳守儋石之祿

卷卷落地葉隨風走前軒鳴聲若有意顛倒相追奔空堂黃昏暮我坐默不言童子自外至吹燈當我前問我我不應饋我我不餐退坐西壁下坐或作下讀詩盡數編作者非今士相去時已千其言有感觸使我復悽酸顧謂

汝童子置書且安眠丈夫屬有念（夫或作人今按宋本亦作人説者謂丈人者尊長之稱古樂府所謂丈人且安坐是也此為荅童子而自稱故其言如此更詳之）事業無窮年

霜飈侵梧桐衆葉著樹乾空堦一片下琤若摧琅玕（琤或作瑲）謂是夜氣減望舒霣其圍（淮南子月御曰望舒離騷前望舒使先驅霣墜也公羊夜中星霣如雨張載曰望舒四五圍闕葉聲琤然誤謂望舒之霣其圍也霣于敏切）青冥無依倚飛轍危難安驚起出戶視倚楹久汍瀾（選歐陽堅石詩揮筆涕汍瀾注涕流貌也汍音丸）憂愁費晷景日月如跳丸（莊子東西跳梁杜牧之詩日月

兩跳丸取此意也迷復不計遠計或作記為君駐塵鞅

暮暗來客去羣嚻各收聲悠悠偃宵寂亹亹抱秋明世

累忽進慮進或作連外憂遂侵誠強懷張不滿弱念缺已盈

已或作易詰屈避語穽冥茫觸心兵敗虞千金棄莊子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或曰為其布與赤子之布寡矣為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報也得比寸

草榮知恥足為勇晏然誰汝令誰一作惟

鮮鮮霜中菊既晚何用好揚揚弄芳蝶揚揚或作陽陽爾生還

不早東坡詩云勿訝昌黎公恨雨生不早謂此語也運窮兩值遇姚孌死相保詩姚兮孌兮注姚少貌孌好貌上音兆下力兖切西風蟄龍蛇衆木日凋槁由來命分爾泯滅豈足道

赴江陵途中寄贈王二十補闕李十一拾遺李二十六員外翰林三學士或作寄三學士題下注王二十補闕李十一拾遺李二十六員外蜀本無翰林字王二十補闕名涯李十一拾遺名建李二十六員外名程按公傳自四門博士轉監察御史上章數千言極論宮市德宗怒貶為陽山令量移江陵府法曹參軍惟皇甫持正神道碑云貞元十九年關中旱飢公列言天下

根本專政者惡之出為陽山令則非為言宮市出也故公此詩自陽山赴江陵因詩序其得罪之由端坐言旱飢則與持正之言合詩永貞元年秋作

孤臣昔放逐血泣追愆尤血泣或作泣血或作血泫汗漫不省識淮南子徙倚于汗漫之宇注汗漫無形又曰吾與汗漫期于九垓之外注汗漫不可知之也汗音捍漫音慢怳如乘桴浮怳音晃或自疑上疏上疏豈其由或云自疑當作疑自謂疑由上疏也故下文云上疏豈其由也是年京師旱田畝少所收上憐民無食征賦半已休征或作兵有司恤經費未免煩徵求富者既云急貧者固已流傳闐閭里閭赤子棄渠溝持男

易斗粟掉臂莫肯酬史記馮驩曰朝趨市者平旦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後掉臂不顧所期物忘其中掉徒弔切我時出衢路餓者何其稠其或作為親逢道邊死方云閣本作道邊死而从杭蜀作道死者今按古人謂尸為死左傳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漢書何處求子死且古語又有直如弦死道邊之說韓公蓋兼用之此乃閣本之善而方反不從殊不可曉佇立久咿嚘上音伊下音憂佇立或作佇馬歸舍不能食有如魚中鉤中或作挂或從蜀本作出云選文賦若遊魚銜鉤而出重淵之深公語原此今按韓公未必用選語況其語乃魚出淵非魚出鉤也不若作挂為近然第五卷送劉師服詩有魚中鉤之語則此出字乃是中字之誤而尚存其彷彿耳今定作中讀作去聲適會除御史誠當得言秋拜疏移閤門為

忠寧自謀上陳人疾苦無令絶其喉或作糇下陳畿甸內陳或作言內或作事根本理宜優積雪驗豐熟幸寬待蠶麰天子惻然感司空歎綢繆杜佑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綢直留切繆莫彪切謂言即施設乃反遷炎州反或作返州本又作洲古本只作州同官盡才俊偏善柳與劉柳宗元劉夢得時同為監察御史或慮語言洩傳之落冤讎二子不宜爾將疑斷還不蔡寬夫詩話云退之陽山之貶以詩考之亦為王叔文韋執誼等所排耳子厚禹錫于退之最善然至是不能無疑故云同官盡才俊偏善柳與劉云云苕溪漁隱曰余閱洪氏年譜然後知寬夫為誤年譜云貞元十九年公與張署李方叔上疏言關中民急為幸臣所讒幸

臣者李實也祝曰不者未定之辭前漢知捕兜不不方鳩切中使臨門遣頃刻不得

留病妹臥牀褥妹或作妹分知隔明幽悲啼乞就別百請不

頷頭頷點頭也後漢搖頷之戶感切弱妻抱稚子出拜忘慙羞僶俛不

迴顧行行詣連州朝為青雲士暮作白首囚商山季冬

月冰凍絕行輈春風洞庭浪出沒驚孤舟逾嶺到所任

低顏奉君侯酸寒何足道隨事生瘡疣遠地觸途異吏

民似猿猴生獰多忿很獰尼耕切惡犬也很下墾切辭舌紛嘲啁禮記

小者至於燕雀猶有啁噍之頃焉嘲陟交切啁張留切白日屋簷下雙鳴鬭鵂鶹

江東呼為鵋鵂嶺表錄異鵂鶹即鵋也又曰訓狐 鵂虛尤切鶹力求切有虵類兩首有蠱羣飛游蠱或作蟲鮑明遠詩吹蠱病行暉李善曰吹蠱飛蠱也窮冬或搖扇盛夏或重裘颶起最可畏嶺南錄異云嶺嶠夏秋雄風曰颶 颶音具訇哮簸陵丘訇音轟哮虛交切雷霆助光怪氣象難比侔癘疫忽潛遘十家無一瘳猜嫌動置毒對案輒懷愁前日遇恩赦貞元二十一年正月乙巳順宗即位二月甲子大赦天下公量移江陵掾私心喜還憂公集又有詩云伾文未揃崖州熾雖得赦宥常愁猜意與此類果然又羈縶不得歸耡耰此府雄且大騰凌盡戈牙棲棲法曹掾何處事卑陬生平企仁

義所學皆孔周早知大理官不列三后儔東漢楊賜為廷尉自以世非法家書曰乃命三后邺功于民伯夷禹稷三君耳士皐陶不在焉益吝之也筆墨閒錄曰此等語可謂怨誹而不亂矣何況親犴獄犴亦獄也漢書義曰鄉亭獄曰犴楊子狴犴使人多禮乎詩宜岸宜獄犴與岸同敲搒發姦偷搒音彭懸知失事勢恐自罹罝罘罝罘兔網禮記田獵罝罘羅網畢翳罝音嗟罘音浮湘水清且急涼風日脩脩胡為首歸路首音狩旅泊尚夷猶楚詞君不行兮夷猶昨者京師至者或作日嗣皇傳冕旒嗣皇謂憲宗即位貞元二十一年八月也赫然下明詔首罪誅共吺或作兜吺古文兜字八月壬寅貶王伾開州司馬王叔文渝州司戶二人之罪如共工驩兜也

復開顛天輩謂當時杜黃裳鄭餘慶之徒為相如太顛閎夭為周文王之佐也峨冠進鴻疇鴻大也疇謀也鴻疇謂國論班行再肅穆璜珮鳴琅璆周禮以玄璜禮北方璜半壁也書厥貢惟璆琳琅玕璆音求佇繼貞觀烈邊封脫兠鍪三賢推侍從三賢即涯建程也卓犖傾枚鄒選聖賢卓犖左思曰卓犖觀羣書枚謂枚乘鄒謂鄒陽犖呂角切高議參造化或作物非是清文煥皇猷協心輔齊聖政理同毛輶理治也唐人避高宗諱故治字皆作理詩德輶如毛小雅詠鳴鹿食苹貴呦呦詩呦呦鹿鳴食野之苹苹蓱也遺風邈不嗣豈憶嘗同裯嘗或作常裯與幬同或作幬或作稠皆非是詩抱衾與裯注云裯襌被也同裯者取詩同袍之義失志

早衰換前期擬蜉蝣自從齒牙缺始慕舌為柔淮南子曰老子學商容見舌而知柔注云商吐舌示老子老子知舌柔齒剛劉向說苑常摐有疾老子往問焉張其口而示老子曰吾舌存乎老子曰然吾齒存乎老子曰亡子知之乎老子曰舌之存也豈非以其柔乎夫齒之亡也豈非以其剛乎曰嘻是已因疾鼻又塞漸能等薰蕕薰香草蕕臭草左僖四年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詩意謂不分善惡也深思罷官去畢命依松楸空懷焉能果但見歲已遒殷湯閔禽獸解網祝蛛蝥賈誼新書湯見設網者四面乃去其三面雷煥掘寶劍寃氛銷斗牛氛或作氣晉書吳之未滅也斗牛之間常有紫氣張華以雷煥為豐城令使尋之煥至縣掘獄屋基入地四尺餘得一石函中有雙劍並有題刻一曰龍

泉一曰太阿其夕斗牛間氣不復見茲道誠可尚誰能借前籌殷勤謝吾友吾或作朋明月非暗投鄒陽書曰明月之珠夜光之壁以暗投人於道衆莫不按劍相眄者無因而至前也公意以湯譬憲宗以劍譬巳以借前籌屬三賢者明月之珠非投暗矣

暮行河堤上

暮行河堤上四顧不見人衰草際黃雲感歎愁我神夜歸孤舟臥展轉空及晨謀計竟何就嗟嗟世與身

夜歌此歌及前暮行河堤上詩皆作於德宗貞元中時彊藩悍將可為朝廷憂公方歎計謀之末就雖欲憂之非所力也

靜夜有清光閒堂仍獨息念身幸無恨志氣方自得樂哉何所憂所憂非我力或作可悲我才力

重雲李觀疾贈之觀字元賓隴西人與公同舉貞元八年進士以十年死於京師當其疾時以詩贈云

天行失其度方作天行令失度云公詩語多用此一體令按諸本皆作天行失其度文意自通公詩雖間有如方說者然亦不專以此為奇也陰氣來干陽重雲閉白日或作日夜非是炎燠成寒涼小人但咨怨君子惟憂傷飲食為減少或作尚為減非是身體豈寧康此志誠足貴懼非職所當職或作識

（張衡同聲歌賤妾職所當）藜羹尚如此（莊子藜藿不糝）肉食安可嘗（左氏莊十年肉食者鄙未能遠謀）窮冬百草死幽桂乃芬芳且況天地間大運自有常勸君善飲食鸞鳳本高翔

江漢答孟郊

江漢雖云廣乘舟渡無艱（或作難）流沙信難行馬足常往還淒風結衝波狐裘能禦寒終宵處幽室華燭光爛爛（或作炎炎楚詞爛字叶平聲九章曰曾枝剡棘圓果摶兮青黃雜揉文章爛兮）茍能行忠信（行或作存）可以居夷蠻嗟余與夫子此義每所敦何為復見贈

繾綣在不諼繾音遣綣苦遠切諼音喧繾綣不相離貌詩以謹繾綣

長安交遊者贈孟郊長安交遊者馮厭穀出門其意大率相類皆公未得志之所為也

長安交遊者貧富各有徒親朋相過時過或作過亦各有以娛或作亦有以歡娛陋室有文史高門有笙竽何能辨榮悴且欲分賢愚

岐山下二首諸本只作一首自日暮邉火鷩以上為第一篇世有灌畦暇語一書謂子齊初應舉韓公賞之為作丹穴五色羽子齊姓程字昔範嘗著中謩三卷見因話錄

則下詩似當為別篇第前詩題以岐山下此必遊鳳翔日作然四語亦不成篇此詩載之卷末疑有脫誤

誰謂我有耳不聞鳳皇鳴揭來岐山下前漢回車揭來揭丘傑切又去謁切日暮邊鴻驚鴻或作火今按上文言不聞鳳鳴則此當作鴻丹穴五色羽其名為鳳皇山海經丹穴之山有鳥狀如鶴五色而文名曰鳳是鳥也見則天下大安寧昔周有盛德此鳥鳴高岡詩卷阿鳳凰鳴矣于彼高岡和聲隨祥風窅窕相飄揚窅窕或作窅窅或作窈窕或又作窅窕而舉正改窕為窈按窅即窈字既連用之不應與體或是窅字一作窈耳窅烏皎切窕徒了切聞者亦何事但知時俗康自

從公旦死作姬公武千載閟其光即杜子美鳳凰臺詩所謂西伯今寂寞鳳聲亦悠悠也吾君亦勤理遲爾一來翔易遲歸有時漢書側席遲士遲待也音稺

東雅堂昌黎集註卷一